國朝寶鑑 十

宣祖

廿二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宣祖朝八

壬辰 二十五年春二月遣大將申砬李鎰巡視諸道兵備鎰往兩湖砬往京畿海西閱月而還○夏四月十四日倭賊大舉入寇陷釜山鎭僉使鄭撥戰死陷東萊府府使宋象賢死之平秀吉以我國不許借途遂發諸島兵二十萬親領至一歧島以平秀家等三十六將分領以馬島主平義智及平調信行長玄蘇爲導船四五萬艘蔽海而来是月十三日乘

曉霧渡海釜山僉使鄭撥鑿沈戰船盡率兵
民守堞翌曉賊圍城百匝乘西城外高處發
砲如雨撥守西門拒戰良久賊衆中矢死者
甚衆撥矢盡中丸死城遂陷東萊府使宋象
賢盡驅境內民兵及掊旁縣兵入城分守兵
使李珏自兵營馳入俄聞釜山陷托言我大
將當在外掎角即出陣于蘇山驛城遂被圍
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甲上
被朝服坐椅不動賊兵遂集欲生執之象賢
以靴尖拒踢之遂遇害城之將陷象賢知不

免手題扇面云孤城月暈大鎮不救君臣義
重父子恩輕付家奴歸報其父復興旣死平
調信見之歎悼爲棺斂埋於城外立標以識
之甲午兵使金應瑞見淸正於蔚山淸正具
述其死義狀且許家人收尸返葬衛以出境
命贈吏曹叅判官其子一人庶人申汝櫓從
象賢象賢遣歸途中聞釜山陷謂人曰吾臨
亂不可負恩還入城同死云〇賊報之至也
大臣備邊司會賓廳啓請以李鎰爲巡邊使
下中路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儆爲

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爲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爲助防將守鳥嶺起復前江界府使邊應星爲慶州府尹然無見兵只令自擇軍官以行自此陷敗之報續至都城大震時徵四方兵未至李鎰率壯騎軍官六十餘人行收兵得四千餘人促程馳赴臺諫啓請宜使大臣爲體察使檢督諸將李山海請遣柳成龍從之金應南爲副使成龍問策於申砬砬曰李鎰以孤軍南下而無後繼體察使雖下去非戰將宜使武將星馳先往爲鎰後繼成龍

乃與應南請對先遣申砬 上召問砬砬亦
不辭遂以爲都巡邊使行將發 上引見砬
賜寶劒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皆斬之時
上以金汝岉才勇可惜命於防禦緊要處定
配立功自效先是汝岉以前義州牧使坐事被逮汝岉出獄成
龍召與計事大奇之啓曰臣今始見汝岉論
兵事不但武勇才略過人請置幕中資其籌
策 上許之砬又請臣曾鎭西路知汝岉非
但才勇乃忠義之士請付臣先行 上又從
之砬所部都中武士材官並外司庶流閑良

人能射者數十人令朝官各出戰馬一匹助
之行收旁邑兵僅八十人○倭入尚州李鎰
兵潰走還從事官弘文校理朴箎尹暹防禦
使從事官兵曹佐郎李慶流判官權吉皆死
鎰到聞慶狀啓待罪還踰鳥嶺趍申砬軍○
賊兵入忠州申砬敗死初砬軍次丹月驛獨
與數人馳至鳥嶺看審形勢金汝岉曰彼衆
我寡難以抵鋒宜守此險阨以禦之又欲據
高丘逆擊之砬皆不從曰此地不可用騎當
於原野一戰遂狀啓請貸李鎰從軍自効遂

引軍還入忠州城汝岉知必敗乃遣奴寄書
于子澄曰三道徵兵無一人至者男兒死國
固其所也國恥未雪壯心成灰仰天噓氣而
已砬仍引兵出屯彈琴臺在忠州邑內五里背江而
陣是月二十七日賊踰嶺至丹月驛翌曉分
路大陣直入忠州城左軍循達川沿江而下
右軍循山而東從上流渡江戈戟耀日砲響
震天砬衆大潰而賊已四圍人爭投水流屍
蔽江砬與汝岉馳射殺賊數十人皆赴水死
李鎰從間路入山遇倭數三射殺得一級渡

江馳啓朝廷始知砬敗死兵曹遂貰鎰罪○
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爲平安道巡察使崔興
源爲黃海道京畿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
將有西幸之議而元翼曾爲安州牧使興源
爲黃海監司皆有惠政爲民心所附故使之
先往撫諭以備巡幸○是月二十九日夕
上聞忠州敗報出御東廂議決西幸之計大
臣等啓事勢至此車駕暫幸平壤請兵 天
朝以圖恢復掌令權悏請對請守京城柳成
龍啓曰悏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仍請分

遣王子於諸道呼名勤王兵以圖恢復世子
隨駕以行 上許之○是月晦日 上西幸
上旣決西幸之議闕内吏僕等喧譁而退儀
而衛士盡散更鼓斷絶夜深李鎰狀啓始至
云賊今明必至都城狀入良久而 上出敦
義門西行令祠官奉 宗社主版先行世子
隨後駕出王子信城君珝 定遠君諱從之
上戎服執鞭 王妃步出仁和門侍女數十
從之夜黑雨暗咫尺不辨惟都承旨李恒福
執燭前導 王妃問知姓名慰勉之○五月

平明駕踰沙峴是日大雨京畿監司權徵追
至進所着雨衣一行沾濕至碧蹄驛召見尹
斗壽解佩刀與之曰卿兄弟可勿離予行
上發東坡館是朝召見大臣李山海柳成龍
曰李某柳某事乃至此予何往乎毋憚忌諱
悉心以言又招尹斗壽進前問之諸臣俯伏
流涕不能遽對 上顧問李恒福曰承旨意
如何對曰可且駐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
俱陷則便可赴訴 天朝斗壽曰北道士馬
精強咸興鏡城皆天險足恃可踰嶺北行

上曰承旨言如何成龍曰不可大駕離東土一步則朝鮮非我有也 上曰內附本予意也成龍曰不可恒福曰臣之所言非直欲渡江也從十分窮極地說来也與成龍反覆爭辨成龍曰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李山海終不對成龍退而責恒福曰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君雖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恒福謝之 上御開城府南門樓聚民人慰諭有旨令各陳所懷父

老等前言顧名鄭政丞謂鄭澈也　上曰知
道卽命釋澈下旨曰知卿忠孝大節可速赴
行在自是己丑辛卯被罪人皆得放還叙用
○是月初三日倭入京城留都大將李陽元
都元帥金命元退走初賊自東萊分三路以
進一路由中道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
山至尚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鬐機張
陷左兵營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
安渡龍宮河豐津出聞慶與中路兵合踰鳥
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趨驪州渡江

由楊根渡龍津出京城東路一趨竹山龍仁至漢江又一路由金海出右道從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踰秋風嶺出忠清道永同縣入清州轉向京畿旌旗劍戟千里不絶砲聲相聞所過或十里五六十里據險設營夜則擧火相應賊至漢江南命元率兵千餘屯濟川亭賊發砲飛丸亂落亭上命元不敢拒敵悉沉軍器于江中退赴行在賊遂渡江

○命金命元守臨津命元至臨津狀啓言賊狀 上以命元無兵不問退遁之罪命更徵

京畿海西兵把守臨津南兵使申硈方遞職
還命爲守禦使同守臨津以遏西下之勢劉
克良亦領兵來屬○下罪己書于八路遣使
名募義兵　上留開城二日發向西路次金
郊驛是日聞賊已入京城西向　上倉黃促
行時　廟社主奉安于開城穆清殿仍瘞之
上到寶山站尹斗壽聞之亟請遣禮曹參議
奉出以來○上至平壤命從臣進秩有差又
教曰吏曹參判李恒福志慮貞亮趫然物表
顚沛之際尤當大用何可拘以資級遷判書

有闕亦可擢補或委他重任卿等知予意也
○副元帥申恪初從金命元防漢江命元軍
潰恪從李陽元于楊州收拾散兵適會咸鏡
兵使李渾入援合軍成陣遇倭兵散掠閭閻
邀擊于楊州蟹嶺敗之斬首七十級自倭犯
國始有此捷遠近聞之聳動陽元時在山谷
間狀報阻絕金命元以恪託從陽元而逃去
狀啓請罪俞泓信之請遣宣傳官卽所在誅
之宣傳官既行而捷書至 上踵遣宣傳官
止之而不及○賊初入城宮闕燒盡而宗廟

獨存倭大將平秀家處其中夜間多怪從卒有暴死者人言此朝鮮宗廟有神靈秀家懼遂焚宗廟而移寓南坊即南別宮○聖節使柳夢鼎先行夢鼎為使未發而　上出幸夢鼎只齎表咨文與譯官等不得封齋方物隨駕至平壤大臣以為告急使臣當行啓請且停節使適韓應寅自燕京回言闕送節使則　皇朝必致疑也乃議復遣　上面諭夢鼎曰到京師爾可先言欲內附意夢鼎曰　中朝疑我款賊若不請援而先請內附則恐滋其惑須提舉

倭變節次具咨遼鎭仍請接援然後內附之
言可繼也 上然之具咨以送○韓應寅爲
諸道巡察使進屯臨津賊入京休兵數日道
路訛傳倭人遠來足繭困倒可制挺擊也行
朝聞而信之方恨金命元不守漢江促令命
元渡津進前圖復京城命元不敢會應寅以
奏請使回自燕京西界土兵千餘人亦至皆
嘗虜精銳遂以應寅爲大帥領之進屯臨津
相機進戰且令勿受命元節制應寅殊不自
疑過坡州不見命元馳到津口刻日進戰○

申硈等渡臨津擊倭大敗而死都元帥金命
元諸道巡察使韓應寅棄臨津退走初命元
擺布諸將申硈劉克良李蕡李薦邊璣等扼
守臨津諸灘防備漸完賊兵到南岸相持八
九日不能渡一日賊焚廬幕為退遁狀以誘
我申硈以為賊實退遁欲渡江追躡劉克良
年老習兵力言不宜輕擧硈欲斬之克良曰
吾結髮從軍豈以避死為心所以云云者恐
誤國事耳憤憤而出率其屬先渡遇賊邏騎
數人斬之硈軍畢渡賊先伏兵於山後倚山

整陣不動砧進陣以逼之則賊一時俱起九
劍交接諸軍遂潰克良呼砧欲收陣而退砧
不應遂死克良下馬地坐曰此吾死所也彎
弓射賊矢盡而死軍士奔至江岸賊從後斫
殺或延頸受刃餘皆自投于江諸守灘軍皆
散命元應寅退詣行在賊遂渡江而西○全
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赴援慶尚道大敗倭
兵于巨濟之前洋倭兵之渡海也慶尚右水
使元均知勢不敵悉沉戰艦戰具散水軍萬
餘人獨與玉浦萬戶李雲龍永登浦萬戶禹

致績棲泊于南海縣前欲尋陸避賊雲龍抗言曰使君受國重寄義當死於封內此處乃兩湖咽喉失此處則兩湖危矣今吾衆雖散猶可保聚湖南水軍可請來援也均從其計遣栗浦萬户李英男詣舜臣請援舜臣方聚諸浦舟師于前洋欲待寇至而戰聞英男言諸將多以爲我守我疆且不足何暇赴他道耶惟鹿島萬户鄭運軍官宋希立慷慨涕泣勸舜臣進擊以爲討賊無彼此道先挫賊鋒則本道亦可保也舜臣大悅彥陽縣監魚泳

潭自請為水路嚮導居前遂會均於巨濟前
洋均使雲龍致績為先鋒到玉浦遇倭船三
十隻進擊大破之餘賊登陸而走盡焚其船
而還復戰于露梁津燒賊船十三隻賊皆溺
死是戰也舜臣左肩中丸猶終日督戰戰罷
始使人以刀尖挑出軍中始知之先是舜臣
大修戰備自以意造龜船其制船上鋪板如
龜背上有十字細路容我人通行餘皆列揷
刀錐前作龍頭口為銃穴後為龜尾尾下有
銃穴左右各有銃穴六藏兵其底四面發砲

進退縱橫捷速如飛戰時覆以編茅使錐刀
不露賊趁登則觸于錐刀掩圍則火銃齊發
横行賊船中我軍無所損而所向披靡以此
常勝朝廷見舜臣捷報賞加嘉善○備邊司
啓請移咨遼東請援時上下憂惶未有定計
李恒福獨力言曰今入路潰裂無望收拾圖
全夫以孔明之智見先主無托身用武之地
則請救於孫氏卒成赤壁之捷今我無復可
為不如具奏　天朝請兵來援廟議皆謂不
然槩言　天朝必不肯來救假令來救當出

遼廣兵馬遼廣兵胡撻類也必見橫暴今只有平安一路乾淨復為漢兵侵擾公私則必赤地乃已此策甚迂也會李德馨追到議與恒福合遂共力爭於朝堂大臣始聽許論啓
上從之即遣入移咨遼東告急請兵○全羅巡察使李洸使節度使崔遠守本道自領四萬兵由林川路進防禦使郭嶸領二萬兵由礪山路渡錦江慶尚巡察使金睟率手下兵數百人忠清巡察使尹國馨悉兵數萬來會三帥相約刻日進前兵號十萬○以朴晉為

慶尚兵馬節度使晋既爲兵使收拾餘兵分
遣諸將進退勦截聲勢稍張行朝奏牒相繼
上甚重之曰予恐晋輕戰而死之嘗欲召晋
西赴爲副帥以圖平壤以廷議稱其不便而
止○助防將元豪擊殲驪江屯賊豪以江原
道助防將屯驪江甓寺以斷津渡江原監司
柳永吉亟召豪還本道豪去而賊始渡江北
上既而豪再來招集州兵見賊屯龜尾浦乘
曉掩襲斬五十餘級餘遁去自是賊不入驪
州路○六月三道兵潰于龍仁李洸等奔還

本道○李舜臣連敗倭兵舜臣自本營進陣于蛇梁遇賊船于唐浦賊將乘大艦坐層樓督戰舜臣麾兵進擊以筒箭叢射樓上將倭先中箭墜水遂掩擊大破之旣而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盡以所領舟師來會遂偕至唐項浦遇倭船大戰又射殺船樓上賊將取其首摧破三十船賊大敗登陸而散又戰于永登浦捕得全船殲之自此軍聲大振捷聞賞加舜臣資憲○倭將平行長等歷海西諸郡犯大同江南岸時李鎰自關東路徒步而至鎰

素稱名將雖奔敗顛沛人皆喜其來時探報
賊已焚鳳山備邊司急令鎰守大同下流鎰
纔至而賊兵數百已到南岸鎰令武士十餘
人入江中小島發強弓射之賊乃却○上欲
去平壤而未定所向朝臣多言入關北便
上從之　王妃王子先發　上出平壤向寧
邊府留尹斗壽金命元李元翼守平壤大臣
崔興源俞泓鄭澈等從柳成龍以接候漢官
仍留平壤　上次肅川以李德馨為請援使
赴遼告急時李恒福李德馨夜對請　上進

住寧邊臣等親往乞師遼東因爭請自往副提學沈忠謙以爲恒福方在本兵不可遣於是遂遣德馨○尹斗壽等遣將夜擊倭營不利而退倭兵遂渡大同江斗壽知不可守先出城内老弱婦女賊迫城乃沉兵器江中引兵潛出或乘舟下江西倭將遂據平壤○倭將清正入關北咸鏡監司柳永立被執兵使李渾爲賊民所殺初清正行長等同渡臨津追 上行而慮車駕或轉北行約分路進兵清正勇猛冠軍所領兵尤精悍從谷山地踰

老里峴出鐵嶺路嶺無守兵長驅以入監司柳永立退入山峽土兵引賊兵襲執之兵使李渾奔入甲山叛民偵逐匿田間土窟竟與亂民相戰而死甲山人又斬府使而降臨海順和兩王子聞賊兵在後疾行向北踰摩天嶺去○上議向北路李恒福力爭于大臣云進駐義州迎接天兵不幸則內附徐圖復國未爲失計也沈忠謙從其言當夕請對恒福復極言北關只有一條路窮處則胡地外無可往莫如進駐義州 上曰予意本欲內附

當從卿言但中殿行已遠奈何諸臣請速追
回乃遣雲山郡守成大業馳往則　中殿行
中亦聞賊已犯北路不敢進而還遂會　上
于博川　上次寧邊府遼鎮又遣林世祿咨
咨許送援兵○命世子奉　廟社主分朝
上次博川翌日促行夜五皷到嘉山是夜雨
作路黑行無炬燭從臣鄭澈等不滿二十人
李恒福朴東亮以兵官前導艱險萬狀○自
京城至義州宦官數十人御醫許浚掖庭員
四五人司僕員三人終始不離後皆錄功而

上終不任以職事○上次定州遣使義州曉
諭以駐蹕本州不即渡遼之意以安軍民遣
應教沈喜壽修理行宮締造差官咨報遼鎮
且諭李德馨力陳危迫之狀○世子進次寧
邊府　上以分朝意下教諭中外扈從官司
曰撫軍司命便宜從事○遼東游擊史游參
將郭夢徵領兵一千到宣川林畔館　上具
禮服就見再拜謝曰一國存亡係在大人惟
指揮是俟史游等言我等不及救平壤祖摠
兵將至當相會議事即領兵屯義州○上在

宣川遼東巡按御史李時孽遣指揮宋國臣
移咨于我咨内有曰爾國圖爲不軌又曰八
道觀察使何無一言之及八道郡縣何無一
人之倡大義何日陷某鎭何日陷某州某人
死於節某人附於賊賊將幾人軍幾萬至於
立嫡以長無中國夷狄通行之義貴國長子
何往而以第二子爲世子乎逐一具錄以報
天朝自有開山大砲大將軍砲神火標槍猛
將精兵霧列星馳倭兵百萬不足數也況文
武智勇之士足以灼見奸謀逆折凶萌雖有

蘇張鞅雎之徒復生於世安得窺 天朝之淺深乎 上對差官覽咨竦然曰此蓋疑我國與賊通謀爲此恐動之言也謂指揮曰當委遣陪臣回報也指揮出謂譯官曰巡按以我曾從黃天使出來親見國王面貌故使之來見眞僞耳咨中所言皆假設之辭勿怕也

○上至義州是月二十二日也以牧使衙舍爲行宮

○遣奏請使知敦寧府事鄭崐壽請大兵來援 上臨遣面諭曰國之存亡在此一擧卿其勉之

○諸道義兵起時三道帥臣皆失衆

心督發兵粮人皆嫉視遇賊皆潰及道內巨
族名人與儒生等承朝命倡義而起則聞者
激動遠近應募雖不得大有克獲人心國命
賴而維持湖南高敬命金千鎰嶺南郭再祐
鄭仁弘湖西趙憲最先起兵○玄風人郭再
祐本儒生早棄舉業有武勇亦自驕家頗饒
財聞賊渡海盡散家藏交結材武以為劫盜
果悍異於平人跟尋其類說以禍福先得數
十人漸聚兵至千餘人及賊入右道倭將安
國司者聲言向湖南再祐往來江上東西勦

擊賊兵多死常着紅衣自稱紅衣將軍出入
賊陣馳驟如飛賊矢齊發不能中忠讜果
敢能得士心入自爲戰善於應機合變軍無
傷挫既復宜寧等數邑仍屯兵鼎津江右下
道獲安農作義聲大彰○前府使高敬命居
光州聞賊入京與學諭柳彭老共圖起兵討
賊文諭道內士庶曰玆者本道勤王之師一
潰於錦江反旆之日再潰於列郡招諭之時
盖緣控禦乖方紀律蕩然訛言屢騰衆心驚
疑今雖收拾散亡之餘而士氣摧沮精銳銷

鑠其何以應緩急之用責桑榆之效乎每念
乘輿播越官守之奔問久曠宗社灰燼王師
之肅清尚稽興言及此痛徹心膂惟我本道
素稱士馬精強　聖祖荒山之捷有再造三
韓之功　先朝朗州之戰有片帆不返之謠
至今赫赫照人耳目于時賈勇先登者非此
道之人乎況近歲以來儒道大興人皆勵志
為學事君大義其孰不講獨至今日義聲消
薄恇擾自潰曾無一人出氣力與賊交鋒而
競為全軀保妻子之計捧頭鼠竄惟恐或後

斯則本道之人不惟深負國家之恩而抑亦
忝厥祖矣今則賊勢大挫 王靈日張此正
大丈夫立功名之會而報 君父之秋也敬
命章句迂儒學昧韜鈐屬玆登壇妄推為將
恐不能收士卒已散之心為二三同志之着
唯當灑血戎行庶幾少荅 主恩令月十一
是惟師期凡我道內之人父詔其子兄勗其
弟糾合義旅與之偕作願速決而從善毋執
迷以自誤云敬命年老文官衆推為盟主慨
然不辭士庶多應募得兵六千餘人又傳檄

諸道文辭激切國人傳誦焉○前掌令鄭仁弘起兵討賊仁弘素爲鄉郡士民所畏服與佐郎金沔前縣監朴惺儒生郭趪郭赿等糾集鄉兵又得前僉使孫仁甲爲中軍仁甲武勇絶倫異軍別鎭而禀令於仁弘仁甲先擊茂溪屯賊敗之燒其屯粮而還○皇朝賜犒軍銀二萬兩時遼人煽動訛言或傳朝鮮與倭同叛佯爲假王嚮導以來故先遣林世祿等来探于平壤及 上去平壤連咨遼鎭請率妃嬪子女陪臣内附遼東巡撫御史郝杰

奏云據捴兵佟養正禀報朝鮮號稱大國世
作東藩一遇倭賊至望風而逃倘彼國社稷
失守突爾来奔其在守臣拒之則棲依無所
外服失仰賴之心納之則事體非輕臣子無
專擅之義倭奴譎詐異常華人多爲嚮導若
挾詐闌入貽害非常則作何處置兵部尚書
石星覆題請令該鎮差人宣諭朝廷至意使
知来奔則復國無期倭遂占據固守則援兵
可待倭自敗回令之住劄彼界險阨以待天
兵之援仍諭本國多遣陪臣號召勤王之師

以為恢復舊疆之策不得甘心敗沒萬一該
國危急來奔亦難盡拒宜勅令容納亦須量
名數毋過百人奉皇旨曰倭賊陷沒朝鮮國
王逃避朕甚愍惻援兵既遣差人宣諭彼國
大臣着他盡忠護國督集各處兵馬固守城
池控扼險隘力圖恢復豈得坐視喪亡聖旨
特下而遼鎮猶未釋疑遣宋國臣來驗國王
真假國臣歸報云的是真王非假王也遼鎮
信之朝論亦多異同石星鋭意應援我使申
點方在會同館星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

示之點卽號慟朝夕哭臨呈文兵部先請援
兵柳夢鼎繼至哭訴于兵部請速發救兵星
感其意皆復帖慰諭比之申包胥星意蓋堅
兵部奏遣指揮黃應暘來覘 上迎見于龍
灣館應暘索倭書驗之李恒福先已將辛卯
通信使賫回倭書來故出以示之其中文字
有已經咨奏者應暘叩膺出涕曰朝鮮替上
國受兵而義聲不彰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
乎遂以歸報兵部星大喜東援之議乃决○
分慶尚道置左右監司蓋以嶺南地廣賊從

中路連營左右道不相通故也○湖南義兵將金千鎰領兵北上自三道軍潰畿内全被殺掠多附賊入都千鎰糾義旅數千 上命授掌隷院判决事兼號倡義使千鎰兵至水原據禿山古城搜斬附賊姦民畿内士民歸赴者衆○秋七月全羅節制使權慄遣兵敗倭賊于熊峙金堤郡守鄭湛死之倭兵又犯梨峙同福縣監黃進敗之是時賊自錦山踰熊峙欲入全州之境羅州判官李福男與義兵將黃璞金堤郡守鄭湛等據險迎擊監司

李洸遣兵助戰賊先鋒數千放丸麾劍直前
福男等冒死血戰射殪無數賊敗却翌曉賊
擧軍大至彌漫山谷銃火如雷福男等鏖戰
一陣不敵而退黃璞軍潰入福男陣鄭湛自
初力戰親射殺紅旗下白馬賊將賊披靡而
却既而羅州軍退湛孤軍被圍將佐勸湛退
陣湛曰寧殺一賊而死不忍奉身而走使賊
長驅也堅立不動發矢必中俄而賊兵四圍
兵皆散逸湛力詘死之從事官李葑亦死之
福男退屯嶺下安鎮院賊知有備不敢踰嶺

而止湛自聞　君上播越嘗涕泣奮憤誓以必死報國發兵之日殺牲祭社告誓而行郡人感其忠義追聞于朝贈官旌門倭將又舉大軍犯梨峙權慄督黃進提縣兵與偏裨魏大奇孔時億等據峴大戰賊攀崖而上進依樹禦丸射矢如破發無不中終日交戰賊兵大敗伏尸流血草木為之腥臭是日進中丸少沮慄督將士繼之故得捷倭中稱朝鮮三大戰而梨峙為最李福男黃進由此著名賊聚骸峙陣亡之尸埋路邊作數大塚書其上

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全州慶基殿奉安
太祖睟容全州危急參奉洪汝栗奉持避兵
由海路達義州　上哭祭于行宮移安于妙
香山寺命賞汝栗六品職○義兵將金俊民
敗倭兵于茂溪縣郭再祐又連敗倭兵于玄
風昌寧間賊撤屯而遁自此右道賊路斷絶
賊兵由大丘中路往來○李舜臣大敗倭兵
于固城見乃梁是時倭賊大發舟師向湖南
舜臣與李億祺各促所領而進遇賊于見乃
梁賊船蔽海而來元均徂於前勝直欲衝擊

舜臣曰此處海港隘淺不足以用武當誘出
于大海而擊之均不聽舜臣曰公不知兵乃
如此令諸將佯北賊果乘勝追之至閑山島
前洋還軍促戰砲焰沸海鏖盡賊船七十餘
艘腥血漲海又逆擊援兵于安骨浦敗之賊
登岸走燒其船四十艘倭中傳言朝鮮閑山
之戰倭兵死者九千人云事聞舜臣賞階正
憲下書褒美○命都元帥金命元等屯順安
縣以拒賊賊初入平壤兵約六七千招誘亂
民作兵守城更不出問西路盖因列屯兵分

所領不多畏爲漢兵所薄也由是命元與元
翼召募散卒及江邊土兵復成軍容與韓應
寅進次順安防守斧山院峴界自此順安以
上列邑吏民還集○遼鎭遣摠兵祖承訓參
將郭夢徵游擊史儒王守臣戴朝弁等領馬
兵三千攻平壤不克儒朝弁中丸死承訓退
還遼東誣告遼鎭方戰時鮮兵一陣投降賊
陣故戰不利云　上遣使伸辨○置僧統募
僧軍行朝招香山舊僧官休靜使募僧爲兵
靜招聚諸寺得數千餘人以弟子義嚴爲摠

攝領屬元帥爲聲援又檄弟子關東惟政湖
南處英爲將各從本道起亦得數千人惟政
有膽智數使倭陣倭人信服僧軍不能接戰
而善警備勤力役不先潰散諸道賴之○倭
將清正入北界會寧人叛執兩王子諸宰臣
迎降關南北皆陷于賊○義兵將高敬命討
錦山賊兵敗死之敬命以所募兵六七千團
東北上軍次礪山聞倭入湖界麾下士還顧
本道爭請先討內賊然後北征敬命從衆議
移兵珍山時賊退據錦山厚陣自固敬命與

防禦使郭嶸逾嶺入險直薄錦山城外嶸先
遣銳士數百嘗賊爲賊所乘而退敬命鳴鼓
督戰還處賊兵于外城內發火礮衝燒賊所
館舍賊不敢出翌日黎明復與防禦使進兵
城外官軍攻北門敬命攻西門賊知官軍陣
脆悉衆以出奮擊官軍官軍大潰敬命令軍
士持滿以待義兵急呼曰防禦軍潰矣從而
奔潰敬命墜馬馬逸從事官安瑛以所乘馬
與之騎徒步以從從事官學諭柳彭老馬健
先出問其僕曰大將免乎曰未也彭老遂策

馬還入亂兵中敬命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
出彭老曰豈忍棄大將求活遂與瑛翼蔽敬
命同死於賊敬命次子因厚亦赴鬪死陣上
敬命從事文學不習弓馬年又衰老至是首
倡義兵徒以忠義激厲士衆深入險阨挺身
當敵而死功雖不就義聲感人繼起者多國
人誦其忠烈久而不衰初 上聞敬命起義
命授工曹參議兼招討使賜書褒勞工曹佐
郎梁山璹自行在南還 上面諭曰歸語高
敬命金千鎰願爾等及時恢復俾予得見爾

等面目有日也命未至而敢命敗死追贈禮曺判書其後立祠于光州賜額褒忠○庶人洪季男起兵討賊季男陽城縣人忠義衛彥秀妾子也有膽勇善騎射屬禁軍從通信使入日本倭人觀其騎射記其名至是彥秀起義兵擊倭敗死季男馳入倭陣收其屍歸倭人知為季男不敢相格季男收父兵築壘於高山頂俯臨陽安數邑之地屯兵伺賊東西鈔擊多斬殺賊不敢入其境京畿界湖南諸邑賴之超授水原判官兼助防將○以高彥

伯爲楊州牧使彥伯喬桐鄉吏登武科從軍
擊叛胡有名從都元帥爲將領有斬級功自
請還楊州聚兵圖賊 上特加堂上拜楊州
牧使使保護陵寢彥伯募壯士聚據山頂險
處時出抄零賊賊以大衆搜索則彥伯善伺
機避匿賊終不能害彥伯常伏兵諸陵時有
射殺故賊嘗犯泰陵彥伯逐之諸陵獲全
上賞其功累加階以奬之○高敬命麾下士
子名聚散卒八百名推和順人前府使崔慶
會爲將軍以鶻字爲標崇表死節人柳彭老

等勉諭士衆道內士民多附之八月都元帥金命元使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薲率兵進攻平壤不克時元翼等屯順安召集千餘兵精銳頗多防禦使金應瑞別將朴命賢等將龍岡三和甑山江西沿海諸邑之兵萬餘人列二十餘屯以逼平壤之西時鈔擊零賊至城外而賊終不出別將金億秋將水軍據大同江口中和別將林仲樑領二千兵築壘屯守行朝以爲平壤賊勢衰而我軍足以進取又不可等待唐兵促令進攻於是三路俱

進遇探賊射殺數十俄而賊兵大至官軍驚
潰江邊勇兵多折傷三戰皆不利退屯本所
○帝命賜犒軍銀二萬兩發兵來援祖承訓
既敗行在大震遣使遼鎮發援相繼兵部題
請奉聖旨朝鮮素效恭順為我屬國有寇豈
宜坐視遼東鎮撫官即發精兵二枝應援仍
發銀二萬兩解赴彼國犒軍大紅紵絲二表
裏慰賜國王乃遣游擊張奇功攬銀糴蒭粮
撥到義州以濟軍餉遣參將駱尚志領南兵
屯北岸而大兵猶未出駱尚志有勇力能舉

千斤故號騎千斤甚有威名○義兵將趙憲復清州城憲與數十儒生結志倡義募得千六百人公州牧使許頊得義僧靈圭使率僧軍助憲憲合軍直薄清州西門賊出戰敗却還入憲將麾衆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士卒寒慄憲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耶遂退陣於對峯以臨城中是夜賊燎火樹旗爲疑兵空營而遁○晉州判官金時敏與泗川縣監鄭得悅等合兵擊泗川固城鎭海之賊賊兵稍稍撤遁時敏收復沿路列

邑○倡義使金千鎰等遣儒生郭玄梁山璹
從海路入關西奏事行朝山璹又上疏獻策
上數引見慰諭拜工曹佐郎令李好閔製教
書二通付山璹以送一諭湖南略云自聞李
洸之師潰於龍仁無復有南望待救之念玆
聞高敬命金千鎰等糾義旅數千與節度使
崔遠進住水原云予之不德何以得人死力
至此哉今遣山璹等還報惟爾多士諒予苦
意予雖仁不及民政多失措乃素心則未嘗
不以愛民恤物為意第見近來邊徼多釁軍

政廢弛申飭中外嚴加隄備實不料城益高而國勢日卑池益濬而民怨益深加以宮闈不嚴而網民細利刑獄失中而怨氣傷和王子占利小民失業民宜咎予予有何辭茲令有司悉加罷還凡此之類亦豈予所盡知者哉予之不知亦予之咎思之至此雖悔曷追惟爾士民庶幾許予改過圖理維新又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作動邊地早寒聽夜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又曰天生

李晟復城闕之有期日望張所報園陵之無缺亟副雲霓之望免予霜露之苦一諭嶺南士民如湖南末云頃聞右監司金晬退北龍仁左監司金誠一在晉州募勇左兵使李珏被斬以朴晉爲忠勇而代之右兵使曺大坤衰老以梁士俊代之邊應星爲左道水使未知諸貟各歸本道有宣力經營等事耶左道則寧海一帶右道則晉州若干邑尚得保存此不猶愈於一成一旅乎本道人民信厚素多忠義爾多士苟相奮勵則未必不爲恢復

之根柢也聞鄭仁弘金沔朴惺郭䞭趙宗道郭再祐等倡合義旅得衆已多本道忠義在今日猶未艾也況再祐布置異常殺賊尤多而不以功自達予尤奇之恨予聞名之晚也湖南亦有前府使高敬命金千鎰糾合義兵數千與本道節度使崔遠等進屯水原方謀恢復京畿令其徒梁山璹等水陸間關馳奏行在予見奏詞然一慰而一悲也山璹等還憑付此書使之委曲傳到其諒予告意即者清秋戒節太白方高軍容所在殺氣以順忠

義所向何敢不摧爾士衆宜相與控扼要害分勦寇賊亦宜沿途設伏左右掎角使賊不得信馬以行清之一方召集老弱然後并力京城來迎乘輿則爾士衆生享義名澤流子孫顧不偉歟令除鄭仁弘濟用監正金沔陜川郡守朴惺工曹佐郎郭再祐幽谷察訪以表奬之教書以路梗閱數月乃到士民聽宣讀無不感泣○擢判官金時敏爲晉州牧使時敏安集晉州出戰屢捷金山以下留屯之賊皆遁時敏還屯晉州爲固守計○別將權

應銖擊破永川賊復其城安東以下屯賊皆撤向尚州慶尚左道數十邑獲全應銖勇悍敢鬪諸將莫及事聞賞加通政為防禦使○義兵將趙憲義僧靈圭擊錦山賊不克死之憲孤軍獨進欲直擊錦山賊全羅監司權慄忠清監司許頊皆止之請同時大舉約期而又延退憲憤其逗遛只領七百餘人逾嶺靈圭苦爭曰必須官軍繼援在後然後可入憲泣曰 君父安在主辱臣死正在此時成敗利鈍何可顧也鼓行而進靈圭曰不可使趙

公獨死乃與所部僧數百人合陣俱發文牒
相續促官軍繼進憲軍直抵錦山城外十里
結陣以待官軍賊詗知無後繼潛兵截後憲
出兵薄戰憲下令曰今日只有一死當無愧
一義字士皆應諾良久力戰賊三進三北而
憲軍已矢盡憲坐幕中不動左右請跳出憲
曰丈夫死耳不可苟活鳴鼓督戰益急士以
空拳相搏無一人離次者皆與憲同死圭亦
死之賊衆死者過當運屍入城哭聲連陣翌
日弟範潛入戰所收屍憲死於旗下將卒皆

環側而死四日而殯顔色如生張目掀鬚人
不覺其死已久矣賊退之後門生往收七百
屍作一塚表之爲七百義士塚云憲子完基
狀貌魁偉性度邁倫及軍敗故華其冠服蘄
以代死賊認爲主將取斫其屍同死表著者
參奉趙光輪孝友有節縣初募鄉兵數百終
始參謀奉事任廷式樸直有武才以斥候在
陣外見憲急策馬突擊而死士人李礪鐸之
孫有學行士人金節首募兵從征力戰萬戶
邊繼溫縣監楊應春奉事郭自防武人金獻

金仁男李養立鄭元福姜仁愬朴鳳瑞金希哲李仁賢黃三讓朴春年韓琦朴賛皆以褊裨血戰以死士人朴士振金善復卜應吉申慶一徐應時尹汝翼金聲遠朴渾趙敬男高明遠姜夢祖皆以門人從軍而死事聞贈憲吏曹叅判録用其子完堵月廩其家光輪贈司憲府執義○海南縣監邊應井初與趙憲約共攻錦山既而與官軍皆後期聞憲敗死歎曰奈何與義將約而背之不俱死乎即提兵獨進至城下格鬪而死○錦山屯賊宵遁

賊雖敗趙憲等兵而死傷甚衆疑官軍繼至
乘敵乃捲茂朱沃川屯兵燒營夜遁湖南復
完人以趙憲等之功可比張睢陽云○時李
舜臣以舟師據西海口金誠一等守晋州關
要賊由金山路入湖界屢見挫傷還從來路
退歸湖西亦免淪陷國家賴此二道以濟軍
興一時將士防守之功亦居多矣○九月皇
朝遣遊擊沈惟敬使倭營而還初祖承訓旣
敗賊逾驕投書于我軍聲言將西上行朝震
懼惟敬本浙民素習倭情兵部尚書石星假

以遊擊之號使来覘賊至順安先遣一家丁
于倭營以皇上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
日本如何擅興師旅行長見書回報求面見
議事惟敬即率三四人赴之行長等盛陳兵
威出會于城北山上行長言求封通貢事惟
敬謂行長等此乃 天朝地方爾等可退屯
以待 天朝後命行長示以地圖曰此明是
朝鮮地惟敬謂常時迎詔於此故有許多宫
室雖是朝鮮地乃上國界不可留此行長請
待更報退去惟敬約以往還間五十日為期

日其間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朝鮮兵亦不得入十里内乃立木爲禁標而還○前司成禹性傳起義兵以義爲號畿内士民多從之兵數千人既而入江華與金千鎰連兵○帝遣行人司行人薛藩降勑慰諭曰爾國世守東藩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奔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昨傳告急聲息已勑邊臣發兵救援今差行人諭爾國王當念

爾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急宜雪恥
除凶力圖匡復更當繼諭該國文武臣民各
堅報主之心大奮復讎之義朕今命文武大
臣二員統率遼陽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
國兵馬前後夾攻務期勦滅兇賊俾無遺類
朕受天明命君主華夷方令萬國咸寧四溟
安靜蠢玆小醜輒敢橫行復勑東南邊海諸
鎭並宣諭琉球暹羅等國集兵十萬東征日
本務令鯨鯢授首海波晏然爵賞茂典朕何
愛焉夫恢復先世土宇是爲大孝急赴君父

患難是為至忠該國君臣素知禮義必能仰體朕心恢復舊物俾國王奏凱還都固守宗廟社稷長保藩屏庶慰朕恤遠字小之意欽哉故欽諭○朴晋復慶州晋屯安康縣夜潛兵從城外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陣內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揣摸俄而砲自中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即斃者二十餘人一陣眩倒莫不驚懼以為神明日遂棄城遁歸西生浦晋遂入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聞陞嘉善飛擊震天雷古無其制火砲匠李長孫者創出承震

天雷以大碗砲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發最好陷陣而後無用之者

○宣布皇勅于八方諭官義兵勠力討賊又赦陷賊士民使歸順自效立功者加賞○頒討賊賞格于中外○命諸道監司凡牧守有闕者便宜擇人假守啓聞眞授○全羅巡察使權慄領兵向京城慄一新號令湖南人心稍定至是發兵二萬北上○倭賊攻延安城招討使李廷馣擊却之賊將甲斐豐臣長政等以延安城守不去悉發海州平山諸州縣屯兵大舉而來城中邑沮多言招討非受命

守城宜避此鋭鋒以圖後舉廷龜泣諭之曰余以經幄老臣不能執鞿靮從行令承王世子招討之命亟宜棄一障效死安忍苟活且誘民而入城敵至而棄之吾豈忍爲也下令曰不欲同死者任其出走使奴僕積草持炬以待戒曰賊若登城余當坐此汝即焚之毋令賊手汚我乃諭遣異議之士從事官禹後民出去申明約束誓一心力於是軍中感憤齊呼曰大將判死命我輩何用生爲賊遂圍城有一將負白旗乘白馬環城周視旗忽爲

風所倒武士張應祺發一矢洞胷殪之廷馣指示左右曰此賊敗兆也賊晝夜進攻鳥銃數千齊放烟焰籠塞丸下如雨廷馣意色安閑令守陴者矢無輕發俟賊攀城發必中殺撤門扉樓檻縛積草為炬列鼎煑湯令老幼兒婦供役賊以草柴填塹以上則擲炬以焚之賊以長梯登城或負板以毀城碎以木石注以沸湯無不殨爛賊起飛樓于南山宂板壁臨射則城中隨起土墻以障賊乘夜霧潛上西城守陴者以炬圖燒殺四十餘人受圖

四日晝夜大戰賊亦力盡唯叫噪而已城中亦乘勝歡呼金鼓震地賊乃聚積尸焚之而退即出兵追擊斬級鹵獲甚多廷馣獻捷但言某日圍城某日解去無他語朝廷皆言戰勝不易不伐功尤難賞加嘉善同知中樞同守將士有功者張應祺趙宗男趙瑞龍奉堯臣等賞職有差○咸鏡北道評事鄭文孚起兵復鏡城時北界守將皆被土人執與倭將逃出者十無一二評事鄭文孚嘗授書校生故變作之後弟子數人庇護得脫校生及武

士有識者聞文孚所在皆就之遂推文孚為義兵將團集土兵壯士數百人鏡城人前萬戶姜文佑領卒居前即抵府城鞠世弼方稱禮伯蒞兵使印治府自若猝聞兵至閉門乘城拒之文佑等責以禍福世弼知不敵開門迎入納印文孚下令曰大小兵民勿問舊犯仍令世弼領兵如故遂傳檄南北州堡合兵三千人又抄精猛突騎為先鋒吉州倭賊聞之遣兵百餘人哨探至城西姜文佑等開門出擊斬數十人餘賊遁○冬十月釜山等地

屯賊合兵大舉圍晉州牧使金時敏大破賊兵晉州圍解初倭將悉兵數萬薄晉城城中兵三千餘人時敏分守諸堞靜而待之城中寂然賊多張旗幟盖髮金飾假面服飾奇詭日耀風飜眩暈萬狀倭將六人分陣督戰銃手數千常從山上齊放射城內勢如電雹呼聲動天地時敏令軍士勿動俟彼聲衰即放砲鼓譟應之賊大伐竹木松枝編作障行築土塞其內使我不覺多造竹梯數千廣可一間覆以網席以為大衆一時齊登之路作三

層山臺臨壓城堞時敏預備火具紙裹火藥藏於東草城上分設大砲及大石女墻內置釜鼎沸湯以待之賊盡其攻具四面肉薄城中發玄字銃射山臺賊墜之以火藥草焚松障以大砲碎竹編長梯或灌沸湯或投大石以破諸攻具九月初十日夜半賊兵佯退潛還賊大將親督戰諸倭皆擁牌裹頭初攻東門一擁而上後陣千銃齊發使人不得立城上時敏麾衆血戰弓弩砲石俱下賊兵隨至隨殪僵尸如麻一皆摧敗方戰酣又一大陣

急攻北城如東門狀萬戶崔德良等冒死拒戰備禦齊一達明少休城中木石蓋茨殆盡時敏中丸卧昆陽郡守李光岳射殺將倭日中賊陣始退焚屍解圍而散城受圍十餘日大戰四五日內外力戰而賊先遁○召募復讎人起兵初高敬命敗後其子前縣令從厚縞素從軍收父餘兵爲别軍至是體察使鄭澈宣朝旨勸諭洪季男首通書諸道趙憲子完堵等應之又令從厚簽寺奴爲兵○遊擊葛逢夏領馬兵二千與查大受衛護行朝久

住義州○北道評事鄭文孚大敗賊兵于吉
州圍其城文孚安集既定軍情皆欲擊賊自
効乃卜日出兵將發將士齊請曰將討倭賊
而國之叛賊尚在陣中不可不先討之遂執
鞠世弼等十三人斬以徇衆曰當初首倡止
此輩此外無與也府人可勿疑衆皆歡悅此
文孚本謀也復檄通六鎭誅首倡亂者會寧
儒生申世俊起兵斬鞠景仁餘鎭皆復叛民
或誅或逃文孚進兵古站驛遣兵誅明川叛
賊鄭末守復其城吉州賊遂四出焚掠一枝

軍掠明川海倉文孚進兵吉州南村邀其歸
路賊兵大敗斬六百級賊一屯在摩天嶺下
嶺東館柵城焚掠臨溟村文孚回兵擊之戰
于雙浦賊兵敗走斬六十級自是兩賊屯皆
堅守不出文孚分兵圍之○十一月鄭崑壽
回自京師皇朝許出大兵來援先賜銀三千
兩崑壽初至京師呈奏文 帝卽下兵部覆
議崑壽呈文兵部申請懇迫又詣尚書石星
痛哭哀訴悲不自勝星亦感動出涕時皇朝
異議紛然或云只防中國地界不必多發兵

馬先弊中國唯石星力主發兵之議覆題激勵且請身自東征　聖旨即允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使先發二萬兵旋調大軍定將繼遣且賜馬價銀（馬價銀乃中朝邊備禦虜之銀）三千兩備買弓角火藥以送崑壽冒暑而往冒寒而迴行不留程奏請准事　上嘉悅厚勞之○湖南士民聚義穀從海路輸運于義州○設軍功廳查勘軍功○前同知事成渾赴行在陞拜右參贊從大臣議也渾啓曰臣在國難之初欲奔赴闕下而朝廷方有黨人之目不

敢自諂班行逮乘輿渡江之日事在倉卒家在十五里外未及聞知不得奔問起居人臣分義掃地盡矣不意東宮下教命就李廷馨軍中同任軍事以臣癃廢豈堪驅馳扶舁至軍不敢辭死繼有東宮名命仍赴分朝留一旬請入大朝前月末自成川起行冬日寒冱臣漸漸毀寒疾重發濡滯道路留落遲緩無以自白其素心惶恐愧慄死有餘罪答曰聞卿到此良用嘉悅國家將賴卿恢復宜勿待罪又辭新陞職名不許再三皆不許〇文昭

殿位版初瘞于殿內金千鎰募入入城潛取以來奉安于江華命賞應募人○十二月全羅巡察使權慄進兵水原禿城慄至稷山體察使鄭澈戒勿輕進慄乃住軍以聞朝廷請下旨責澈促慄進圖京城慄懲前日野戰潰師進住禿城 上解佩劒馳賜曰諸將不用命者以此從事京城賊分陣出兵往來挑戰慄堅壁不應賊燒營而退慄時出銳卒鈔擊零賊畿內賊皆斂入京城自此西路得通行李諸義兵鱗次進屯畿界以待天兵 帝遣

大兵来援提督李如松先渡江 帝既准許
我奏請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軍門都
督同知李如松爲提督軍務副摠兵楊元爲
左協大將副摠兵王有翼副摠兵王維禎參
將李如梅參將李如梧參將楊紹先先鋒副
摠兵查大受副摠兵孫守廉參將李寧遊擊
葛逢夏等咸統于元摠兵李如栢爲中協大
將副摠兵任自強參將李芳春遊擊高策遊
擊錢世禎遊擊戚金遊擊周弘謨遊擊方時
輝遊擊高昇遊擊王洞等咸統于如栢副摠

兵張世爵為右協大將副摠兵祖承訓副摠兵吳惟忠副摠兵王必迪參將趙之牧參將張應忠參將駱尚志參將陳邦哲遊擊谷燧遊擊梁心等咸統于世爵參將方時春為中軍備禦韓宗功為旗皷官兵部員外郎劉黃裳兵部主事袁黃為賛畫戶部主事艾維新督餉兵合四萬三千餘人繼出者八千人是時平壤屯賊可萬數千並我民為兵以張軍勢經略計以三倍衆擊之

癸巳 二十六年春正月提督李如松領三協將

楊元張世爵李如栢等進逼平壤都元帥合
諸陣兵從其後分軍圍住初八日提督傳令
三營一時進兵環城擺陣我兵逼南城漸兵
逼西城提督跑馬往來督戰萬砲齊發聲震
天地提督手斬怯退者一人巡示之大呼曰
先登城上者賞銀五十兩駱尚志奮戟先登
漸兵鼓譟而從之拔賊幟立天兵幟賊不能
抵當退入土窟我軍繼登提督與張世爵等
攻七星門用大砲撞碎門板整軍而入於是
李如栢由含毬門楊元由普通門乘勢爭前

斬獲一千二百八十餘名燒殺亦過半並擄
投倭浙人張大膳行長入據練光亭土窟諸
酋連據諸窟皆從穴放丸如雨天兵攻之多
中傷提督止營使張大膳諭行長曰不忍盡
殺人命開爾生路可速領諸酋來聽約束行
長答曰俺等當退請無攔截後路提督慮其
窮寇致死乃許行長傳令我軍撤一路伏兵
夜半行長率餘衆乘氷過江脫去中和黃州
屯賊先已撤去驛遞奏捷與督府偕奏奏文
曰謹奏為仰仗皇威克復平壤飛報捷音事

該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陪臣諸道都
體察使柳成龍馳啓據諸道都巡察使金命
元呈該平安道巡察使李元翼申本月初六
日有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
倭軍務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如松統率大勢
官軍直抵平壤城外部分諸將圍抱本城有
倭賊二千餘名登城北牧丹峯建青白旗鼓
喊放砲又有倭賊一萬餘名擺立城上前植
鹿角柵子擁楯揚劒勢甚猖獗又有倭賊四
五千名建大將旗鳴鼓吹螺巡視城中指揮

諸賊本城裏外設險勢難遽攻總兵收軍回
營本日寅夜有倭賊三千餘名卽校潜出襲
都督揚元都督李如栢都指揮張世爵等營
被本官等統兵殺退初七日夜有倭賊約八
百餘名復斫都督李如栢營又被本官殺退
初八日黎明總兵焚香卜日得吉喫飯訖與
三營將官分統各該將領官軍人等擺陣於
七星含毬普通等門外總兵領親兵二百餘
騎往来指揮將士踊躍咸思盡力辰時分諸
軍鱗次漸進各採火器一時齊發聲震天地

大野騰冥火箭一枝着密德土窟俄而赤焰亘天延爇殆盡守陴倭賊亂用鉛丸湯水石塊以死拒守又用長槍大刀向外齊刃森如蝟毛総兵手斬畏㥘者一名號示陣前諸軍鼓譟薄城負麻牌持矛戟相雜齊進或發射放砲或仰刺守陴之賊賊不能支吾稍自引退総兵挺身先登督諸軍進入天兵一起與本國官軍入含毬門一起入普通門一起登密德東城騎步雲集四面砍殺衆賊崩潰天兵當陣斬獲首級一千二百八十五顆内査

有賊首平秀忠平鎭信宗逸等二十五人首級生擒倭賊二名幷通事張大膳奪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得獲倭器四百五十二件救出本國被擄男婦一千一十五名口天兵乘勝縱火悉燒房屋衆賊投竄被燒死者約一萬餘名臭聞一十餘里餘賊躲入風月樓小城總兵督運柴草四面堆積仍用火箭飛射一時焚燒俱成灰燼又有餘賊跳城過江冰陷溺死者不計其數七星普通牧丹等處諸賊仍據土窟堅固難拔總兵收兵傳食日

賊必夜遁就遣副總兵參將等官李寧祖承訓葛逢夏等領兵埋伏總兵同楊李張三副將由大路追趕本賊四散遁去被李寧等伏路邀截斬獲首級三百五十九顆生擒倭賊三名餘賊棄甲抛戈驚亂遁走岊嶺以西悉底蕩平臣竊念平壤一府實本國舊都城池險固而兇賊豨突據為窟穴即日天兵進討一鼓蕩破梟獍餘孼逃命無所本國再造之機實在於此臣與李元翼督運各處芻粮進入本城聽候督府調用外緣係捷音事理為

此具啓等因臣據此咨商小邦軍兵脆弱日
久愈削兼且平壤城險未易收復日夜憂煎
不知死所欽蒙　聖明天地父母曲念先故
不以臣失職而加罪命調南北精兵以拯濟
小邦塗炭慮軍犒之乏則先賜銀兩憂粮草
之缺則陸續飛輓士卒暴露於野驢騾顛損
於道以臣之故貽戚　天朝至於如此臣感
激揾營若無所措竊照王師有征天吏無敵
乃於本年正月初八日壬戌進攻平壤不崇
朝而城破除焚溺斬殺之外餘賊喪魄逃遁

其軍威之盛戰勝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臣與
大小陪臣初聞捷音不覺涕淚之交下茲蓋
聖天子盛德誕敷神武遠暢而名公賛謨本
兵運籌侍郎宋應昌專心機務指授方略謀
猷克合用集殊功總兵李如松誓師慷慨義
氣動人軍行所過秋毫無犯臨陣督戰身先
列校至於鉛彈擊馬火毒熏身色不怖而愈
厲克城之日祭箕子而先封其墓恤瘡痍而
遍酹陣亡宣布德意慰問孤寡雖裴度之平
淮西曹彬之下江南無以過此副總遊擊都

司以下各該將領等官闘如虓虎如神助勢
至有巨石滾下而拒之直上者九入胷膛而
鏖殺未已者小邦將士袖手縮莫敢助力
於其間徒觀其鐵騎所蹴飛塵驀野火箭所
及赤焰彌天礮觸列棚則決若吹毛搶刺守
陴則捷若飛鶻腥烟漫空流血渾江天地為
之擺裂山淵為之反覆彼賊之烏銃湯石政
猶螗臂拒轍無敢抵敵臣竊念平壤一城實
伊精兵器械之處臣竭一道之力經年莫窺
而克復之後聞其所設守備則決非小邦兵

力所可攻陷天威一振列屯望風已成破竹之勢黃海以東不戰自却舊都指日可復宗社次第汛掃臣思先靈地下之感念遺黎其蘇之望悲哀喜幸惝怳難雙雖欲報荅生成實難爲圖抑臣之所大恨者念惟小醜跳梁自大於鱗介之鄉昧天之威屢肆狂言臣嘗痛之今者鬼啓其衷自取天誅其海讋島慄惴惴然不敢喘息者殆終其遺育是豈徒雪小邦之羞實亦彰百王之烈矣臣又聞之有願曲遂天地之大德所懷必達臣子之至情

臣念今兇賊復動全出王師而於小邦則未
始有一毫創也渠見天將旋師國内孤弱再
逞反噬之計則其禍益甚而益難防矣臣恐
復動 聖上東顧之憂而重徼臣失禦之罪
也伏乞 聖慈憐海隅孑遺之民終 天朝
字惠之仁着令督府量抽江浙砲手五千名
仍付一二將官分屯沿海要害釜山等處若
干月一以教訓小邦軍民一以消戢梟獍凶
謀則臣庶可永仗天威收拾餘燼以備其後
矣臣既復疆土又望善後極知僭猥罪固難

貫而 天朝俯卹既有加於内服則下邦控
訴敢自外於一家臣益增隕越焉臣一面派
發人畜督運糧草一面調集兵馬協同王師
以圖進取京城又備咸鏡向西之賊臣擬待
收復訖即還京城迎勞官軍仍將前後受恩
緣由另行稱謝外緣係仰仗皇威克復平壤
飛報捷音事理爲此謹具奏聞提督所領南
北軍爭功而提督右北令我國奏文勿悮
上令李好閔製文好閔夜間立草而兩邊鋪
張無欠辭南北將皆懽○宋經略進住安州

提督李如松進兵坡州戰于碧蹄驛不利退
住開城○咸鏡道吉州屯賊拔城遁鄭文孚
還鏡城罷遣義兵北巡六鎭搜誅叛民撫定
番胡收復諸堡派置將領北邊復舊皆文孚
力也○遣官致祭平壤戰死天兵封築其尸
上發義州回住定州世子自成川奉 廟社
主赴行在○二月軍兵學習鳥銃科擧亦取
其技廣議煑硝之法○提督李如松還住平
壤提督久留開城糧運垂乏無意進取數使
人經略盖尋前日和議也適有訛言賊將清

正將自安邊西犯平壤提督因此聲言欲還救平壤遂擧軍西還留王必迪于開城○全羅巡察使權慄敗賊兵于幸州時京城賊合屯大熾慄欲連絡天兵以圖京城乃留兵使宣居怡領全師屯衿川光敎山分抄精兵四千自陽川濟江陣于幸州山上設柵爲衛賊見其孤懸深入悉衆數萬乘曉圍柵鐃鼓動地柵中震駴慄申令鎭靜賊分軍迭進自卯至酉内外皆殊死戰我軍占地高峻後臨江壁逃走無路皆懷死心賊仰攻九道不直湖

南壯軍皆善射射必中傷矢如雨注賊輒披
靡乃各持束草縱火燒栅栅中以水撲滅賊
毁西北隅栅一間所守僧軍少却慄自用劒
斬退者數人復樹栅以拒之矢將盡水使李
蘋舟載箭數萬以繼之賊遂敗退聚積尸為
四堆覆篛以焚之臭聞數里我軍收斬餘尸
一百三十級翌日查大受來視戰處曰外國
有真將軍宋經略移咨慰奬用段銀為禮奏
聞于 帝帝遣鴻臚寺官宣諭本國曰朝鮮
素稱強國今觀權慄斬獲甚多該國人民尚

可振作朕甚嘉之倭移陣坡州山城賊兵又
來侵皆不戰而退提督聞之頗悔回軍之遽
使張世爵同李德馨還到開城蓄糧以待之
命權慄陞階資憲○上發定州進住肅川府
留世子 中宮仍住又自肅川移住永柔縣
時大臣諸宰連請 上進住內地督運糧餉
維係民望 上持疑不從大臣以為事機甚
急連請不已 上答以予意經略在後差官
絡繹接應為緊倭賊尚屯北路西犯可虞且
離此一步則號令解弛搬運唐糧亦多滯碍

故不得快從矣無已則欲令世子中宮仍留定州予畧率從官單騎赴平壤從大軍之後號令諸事可爭於是大臣等啓曰此正臣等所願欲也惟望速決而已 上從之暫留肅川府以直路供御有弊移住永柔縣○夏四月經畧遣沈惟敬入倭營議和大將秀家等約日回去提督聞之復提兵至開城○兵部題請内庫銀三千兩與本國須給國内有功及死事員役○帝勅賜山東糧十萬石漕運濟餉時不通海路已二百年遣武官吳定邦至旅順口嚮導以來○京畿

監司成泳狀啓宣靖二陵之變賊退而金千鎰先審陵變以兵奉衛泳舉以聞○禮部題請平壤開城碧蹄王京設壇致祭陣亡官軍奉 聖旨壇禰慰忠仍與官銀貿辦祭品○慶尚左巡察使金誠一卒誠一奉使日本誤奏敵情幾陷罪辟及蒙宥受命憂憤感激誓死討賊平生不解軍旅而至誠諭衆調劑官義諸軍保全一隅逾年皆其統率效也○五月經略聞倭棄京城始出牌促提督追擊賊去已數十日矣提督在道徐行或留止延日

才踰嶺而還賊既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
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十六
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壕為久留計皇朝繼
遣四川摠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
募兵五千來屯星州浙將吳惟忠屯善山李
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
慶州環四面相持○都元帥金命元巡邊使
李薲全羅兵使宣居怡退賊下嶺南忠清兵
使黃進全羅防禦使李福男各以其兵會權
慄領新兵踰雲峯赴嶺南皆列屯昌寧宜寧

等邑以臨賊境○六月清正還我兩王子及宰臣等○倭賊陷晉州倡義使金千鎰與其子象乾及慶尚兵使崔慶會復讎將高從厚佐郎梁山璹等北向再拜投江以死李宗仁轉鬭至南江左右挾兩賊大呼投江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進士文弘獻正字吳玭參奉高敬兄等皆從死城既陷賊大肆屠殺巨濟縣令金俊民獨馳馬巷戰左右突擊賊衆披靡終日追逐兇鋒皆不中竟不知死處城中士女奔波至江投死流屍塞江大約死

者六七萬壯士得脫者數三人賊夷城郭焚家舍一城為墟城被圍九日晝夜大小百餘戰賊死者相當而衆寡不敵外救不至諸將力盡而死自倭變以來陷敗之慘義烈之著無如晉城者千鎰贈左贊成慶會贈左贊成宗仁贈兵曹判書俊民贈刑曹判書其餘贈職有差○秋七月全羅左水使李舜臣請移營閑山島從之島在巨濟南三十里山勢周回便於藏船倭船欲犯湖南則必由是路舜臣以本鎮僻左難於控禦故有是請○提督

李如松撤兵回　上自江西如黃州迎送仍自黃州進次海州　王妃世子自江西來會臨海順和兩王子亦至○沈惟敬自倭營回持秀吉納欵表文且挾倭官小西飛來○以李舜臣兼三道水軍統制使本職如故朝議以三道水軍不相統攝特置統制以主之舜臣以陸地困於軍興請於體府曰但付一面海浦則粮械自足至是煑海販塩積穀鉅萬營舍器具無不完備募民完聚為一巨鎮○九月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還渡鴨綠而

去惟留劉綎吳惟忠步軍萬餘人又奏請王
世子經理全慶奉旨降勅令王世子權總節
制○李如松容貌魁傑宇量寬洪行軍臨陣
鈐束得宜所過皆便之父寧遠伯成樑追與
書朝鮮乃吾先祖鄉汝其勉之如松嘗以其
書私示伴使曰家教如此敢不爲貴國盡力
或言其先乃理山郡出而我國人未詳如松
年三十餘初來顏鬢甚韶還自嶺南鬚有白
莖謂我人曰爲你國斑白如此後 上命建
祠于平壤祀石星及如松而以如栢張世爵

楊元配賜額武烈○上將還都留 王妃世
子奉 廟社留海州過臨津戰場即命行廚
祭陣亡之士○冬十月 上還京師初四日以
貞陵洞故月山大君宅為行宮○頒教中外
遣使降香山川擇日哭宗廟墟命祭碧蹄戰
亡天兵○遣禮曹判書李增率儒生哭文廟
墟○命募僧收瘞都城內外屍骸○命設厲
賑飢時經兵亂都中大飢僵尸相枕命設五
場作糜粥分賑 上或親臨面給○命擇日
謁 先陵○閏十一月 帝遣行人司行人

司憲齎勅來宣 帝以 上復國還都降勅
慰諭仍賜銀幣勅書略云昨者王以大兵驅
倭出境還師舊國上表來謝朕心深用嘉悅
念玆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
諭以古人臥薪嘗膽之義相勉朝廷之待屬
國恩義止此脫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也○
十二月光州儒生金德齡起義兵德齡有神
力勇健如飛頗有氣節而家習儒業謙晦下
人故人無知者亂後守喪居家時官義兵無
慮數百屯見賊輒潰姊夫金應會慷慨士也

屢勸使起兵討賊德齡疑未決適潭陽府使李景麟長城縣監李貴上疏薦德齡可任大將時撫軍司南下又諭以世子令旨德齡乃與所善壯士崔聃齡等數十人俱起賣田宅爲器仗傳檄募兵應者坌集得精壯五千餘人德齡手自指畫教以行陣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二

宣祖朝九

甲午二十七年春正月命詳定貢案亂後貢法尤壞命減省舊案一從土産增損而未盡釐正而止貢物作米之議始此○二月設訓鍊都監以柳成龍爲都提調初平壤之復也
上詣謝都督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都督曰前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請見戚書都督秘之不

出 上密令譯官購得於都督麾下人 上
在海州以示柳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
書實難曉卿爲我講解使可效法成龍與從
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嶠爲郎專
掌質問于天將衙門及 上還都命設訓鍊
都監成龍爲都提調武臣趙儆爲大將兵曹
判書李德馨爲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晉李弘
胄爲郎屬募饑民爲兵應者頗集趙儆設法
以限之能舉一巨石能超越一丈墻者入格
旬日得數千人教以戚氏三手練技之法置

把摠哨官部分演習悉如戚制數月而成軍
容 上親臨習陣此後都監軍常宿衛扈從
國家賴之成龍仍請措置粮餉加募兵一萬
於京城置五營營置二千每年半留城中練
習半出城外擇閒曠之地為屯田輪環替代
以厚兵食之源而益固根本 上皆從之事
竟不行○三月都督劉綎自星州移鎮南原
綎所領兵初則萬餘至是天將講和稱以倭
已撤屯減放其軍只帶五千人綎又與清正
交使通意○北兵使鄭見龍討滅易水部叛

胡自壬辰以来藩胡肆行寇鈔永建堡易水部落寇暴尤甚鍾城穩城之境受其害鄭見龍竊發六鎭兵馬以降倭為先鋒猝襲巢穴胡人據山為壘終日拒戰降倭負牌先登官軍繼之城遂陷盡殲胡人老少死者七八百口○夏四月以民饑相食下罪己教書于諸路○命罷諸道義兵屬于忠勇將金德齡○五月顧經略遣參將胡澤劉付諭朝臣略云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三都會有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王子陪臣　皇上赫然

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戰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城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 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為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解勢息兵所以為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

必亡安可不早自計耶爾為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亟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越王之業則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澤留館三月朝議不決 上堅不欲從屢下嚴旨○秋八月𠫭將胡澤還奏請使許項賫請封倭奏文隨去時皇朝之議多以許倭款為非惟石星及經略宋顧二人未得善策欲還就完事極力主張而科官輒持之故要我國隨而奏請以伸其計 上知𠏉賊欺詐

反覆和必不成故欲守義請兵前後下旨痛快嚴切至命傳位世子然後任行許和事柳成龍連啓以國勢如此當詳具事情以聽中朝處置 上初不許只許咨報衙門而備局諸議皆如成龍言 上不得已從之○九月沈惟敬與倭差人小西飛還入倭營先是許頊至京師呈奏文兵部大喜以為倭誠心納款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請遵約束指天

為誓於是封倭事遂決兵部奏更遣惟敬挾小西飛入倭營宣諭許封令盡撤屯歸國又以臨淮侯勳衛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差冊封日本正使都督僉事楊邦亨為副使○遣教士于各道訓習三手技法砲射砍法置哨軍時京城設訓鍊都監募兵訓鍊而外方亦置哨軍或束伍軍毋論良民公私賤人選壯充額束以戚書之制教鍊三手分遣御史試閱自是軍額頗增益矣

乙未 二十八年遣使閱兵平安道巡察使李元

翼賞加崇祿階元翼於兵荒之餘安集撫恤
公私按堵又抄兵八千餘人操鍊如法至是
遣使閱試○沈惟敬先入平行長營接伴使
黃慎從之行長不為禮慎亦不接禮還出行
長遂出迎謝曰致敬天使頗失禮貌顧謂從
人曰朝鮮之扶持賴有此等人也惟敬諭行
長曰必倭兵盡撤天使當來○封倭詔使李
宗誠楊邦亨入京皇朝初許倭納款而以不
許一倭留屯必盡數撤回使臣方渡海其後
行長節節退托初言天使渡鴨綠則我等當

撤回及使行渡鴨緑則行長又言到王京則
當撤回使臣到京則又言到居昌密陽等地
又言到釜山營中皆變幻反覆宗誠等在途
續遣人促渡海行長方撤熊川巨濟數陣以
示信 上痛斥和議而大臣曲從經略意旨
陳奏倭情石星等仍以得決大議至是宗誠
等言天朝使臣捧詔入日本朝鮮豈容無同
行使臣乎促令差遣使价 上益怒委責備
局諸宰○教鍊遊擊胡大受出來爲教三手
軍請来也○是歲大有年木綿一匹直来三

四十斗度支無儲貸不能糶軍粮然飢民始
得蘇活酒食為樂
丙申 二十九年春二月下教書宣諭南方士民
其書曰邦本於民予雖惛國之所依而民不
可窮則固知之矣矧今天降禍而不悔者五
年國垂亡而僅延者一綫我 祖宗二百年
休養生齒殲於兵鏑疫癘饑餓而孑遺者無
幾井邑荒墟烟火斷絶千里蕭然灌莽極天
於是而不思所以安集之生息之反從而侵
苦爲竭其力殫其財其亦不仁甚矣予雖涼

于德亦不至如此之忍也顧念兵興以後國家多事而經用甚廣戍守轉輸之勞餽粮賫送之費出於徭役正供之外者不可勝記朝徵夕發頭會箕歛而力不得不殫財不得不竭使予赤子困頓流離丁壯或縊於道樹老羸皆塡於溝壑亟喪我夥寧丁我民負罪省愆焚灼在心嗚呼君與民猶父子也民亦有心孰不知君之當愛國之當憂哉凡今之聚財役力於民者皆出於國計之甚不得已而至於練兵設險及此屯田等事尤爲今日保

邦禦侮不可緩之急務也雖其奉事之人施
措乖宜或重困生民者而究其原則予非以
厲民也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惟爾庶民想亦
有懟於予而爲民之父母使民日瘁昧昧予
思之誠無以自悅于民目今春日載陽陰沍
漸釋和風所動甘雨所潤枯槁者蘇出蟄者
昭百物欣欣皆有厭生之意而哀我元元獨
異於此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自聊道殍
相望野骴不收何罪何辜至於此極興言及
此痛切心骨中夜不寐臨飡忘食凡可以佐

百姓者無所不慮而議賑貸則倉廩已罄思復除則防禦正急予之愛民之心至此而無所售矣民或赦過予則何顔聞癸巳逋欠之在民者尚多久貽窮閻剜心之苦今玆特許一切蠲免罪囚之淹滯者亦令急疏放俾無呼寃鬱屋忍痛圜門以傷天地好生之心凡干疵政弊法之爲民害而民不能自達者亦另諭方伯御史使之盡心詢訪隨郡蠲除庶予萬死餘民得休一分之力以爲寧邦之本而無重予不德嗚呼小惠未遍敢言深結乎

爾體至誠則孚尚冀有感於乎云云○夏四月封倭正使李宗誠久留釜營有倭人密言關白實無受封意將誘致詔使拘囚困辱宗誠大懼夜半逃歸○五月清正燒寨撤兵渡海去皇朝以封倭副使楊邦亨為正使沈惟敬為副陳雲鴻奉勑來宣○秋七月忠清道鴻山庶人李夢鶴聚兵作亂夜襲鴻山縣治縣監尹英賢被執又執林川郡守朴振國轉陷青陽定山等六邑軍至數萬中外震撓夢鶴進攻洪州牧使洪可臣收聚民兵且召州

居武將林得義朴名賢前兵使辛景恒等爲守城計藍浦縣監朴東善聞變急赴于水使崔湖發兵欲進救洪州水使令東善馳來相議東善因聚兵馳進欲直往洪州崔湖以水軍非陸戰之兵有持難之色東善大言曰此誠何時而較水陸之異耶遂盡發水營兵且令保寧縣監黃應聖聚集本縣之兵同入洪州城城中得援兵大喜擺立於城頭夜列炬雉堞照耀內外聲勢頗張於是賊衆乘暗逃去夢鶴知城不可攻翌日引向德山之路逃

散相繼時本道兵使李時言住兵溫陽不敢進勒求援湖南都元帥權慄檄忠勇將金德齡等引兵來赴湖南兵進至石城賊徒先已聞購捕之令夜即其陣中斬夢鶴首來降朴名賢等出城追擊徒衆盡散都元帥權慄傳令搜捕州縣各自捕囚慄即訊取服皆致京獄

上遣同知義禁府事尹承勳往稷山按問罪人輕重誘脅愚民從輕放釋致京獄者百餘人正刑者緣坐籍沒如法策洪可臣為元勳○大赦宣諭中外教書曰閔予一人遘

茲洪亂大讎未復大恥未雪雖忝居爾臣民之上恒懷慽欝如窮人無所歸而今此逆孽之變又發於多難之辰良由予治國亡狀釁禍萌生痛心靦貌誠不知所爲也嗚呼湖右一方豈盡梟獍之族而幺麽一二輩逞其黨聚不數日而從者靡然靜言思之咎有所歸其敢曰民有罪焉予惟喪亂之餘民死益什八九矣其孑遺者僅存如綫之息而勞來不先誅求是加橫科暴征色目如蝟天兵之餽餉辦於是經費之需用出於是以之而練

兵以之而築城髓膏已推而索賦愈峻筋力既盡而徵役轉急況於兩湖則謂其稍完而騷擾尤甚加以刑罰濫酷視人如菅民困蹙囂怨詈朋興土崩瓦解之形已成矣而予乃懵然於上曾不能苦身省費如勾踐以少寬民力日夜拊循如燕昭以少慰民心使予赤子寃結無辜起而為亂予之負民至此極矣民之易陷於詿誤亦豈其本情哉茲特軫念於脅從之治而又不能及時善處逮捕之際未免有玉石俱焚之禍重得罪於民深切愧

悼顧予雖惛亦知民力之已殫迄可小休而
讎賊壓境已浹五載衝突之禍迫在朝夕勢
不容束手待亡練兵而為禦賊之圖築城而
為扼險之備峙糧而為供軍之需皆所以為
民紓禍俱存之計尚覬民之或恕予以生道
使之也而奉行者不體予意乃以保民之舉
徒為病民之歸馴致怨積而盜起皆由予不
明之故也念我
祖宗重熈積慶餘二百年
含生負氣之倫俱受亭育以生以死於深仁
厚澤之中而逮予眇躬外難既極內釁繼作

喪亂之甚無一物得其寧死亡相枕胎卵殰
殈中夜省之未嘗不爲之怛然也渠魁已戮
當以撫定爲急盖以法靖民民益亂以德化
民民易服其經亂地方亟爲略株連之法布
德意之寬令按堵如故且夫感人以言不若
感人以實有仁聞不若行仁政今日之爲民
害莫貢賦城池之爲甚亦當量其緊歇而審
其緩急可蠲者蠲之可罷者罷之一舉一措
務以便民爲主無重貽患害使徭輕賦薄政
平民安庶共躋於隆治故玆敎示云云○閏

八月遣韓孝純于閑山島設武科試戍軍賜
第從統制使李舜臣請也○九月詔使入日
本秀吉盛飾館宇以待而辭貌倨傲僞稱脚
瘡拜不屈膝接享邦亨等甚款忽怒責曰我
放還朝鮮兩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
臣官卑是謾我也我受　皇上恩典感激至
矣朝鮮則當加兵也又使人拒責黃愼等曰
朝鮮有四大罪王子放還後迄不來謝使臣
必以卑官苟充入送爾乃小邦自前侮我歲
貢不修朝聘不至且冊使逃還皆汝國所爲

并國書國幣却之行長私接愼等巧辭遜謝
而已○冬十月黃愼自日本先遣人回奏倭
國不受封事情兩使回還牌文先來始聞淸
正等再擧兵渡海之報○十一月復遣體察
使李元翼南下時聞和事已敗朝廷洶懼元
翼等請淸野待變 上面諭元翼還南措置
防備曰卿與諸將戮力效死毋以賊遺予再
有龍灣之厄也 上爲出涕以送○十二月
兩天使還渡海平行長護送至梁山餞別而
還黃愼等先歸愼以不竣使事欲留待以決

兩使曰佘不傳國書是將完歸也我等雖傳詔而封事不諧是辱命也促慎同發行長每請慎以享禮慎曰使事不遂義當不食此國飯況領宴樂乎行長又要兩使請慎參席慎抵拒不從行長終始致遜慎至京命加資嘉善臺諫劾其奉使不竣無功有罪 上曰予爲其獨勞賞之若慎成使事是不可賞也蓋上意以和議不成爲幸也

丁酉 三十年春正月皇朝以右僉都御史楊鎬爲經理兵部尚書邢玠爲摠督軍門麻貴爲

提督統宣大兵一千副摠兵楊元統遼東兵三千副摠兵吳惟忠統南兵四千游擊牛伯英統密雲兵二千游擊陳愚衷統延綏兵二千叅政蕭應宮監軍户部郎中董漢儒督餉以來救先是楊邦亨沈惟敬等辱命而歸皇朝以秀吉負我大恩戕殺官軍久不撤兵將兵部尚書石星下獄拿沈惟敬以去朝廷又連遣權悏等告急遂再發兵相繼而來○秋七月賊襲破舟師統制使元均敗死全羅水使李億祺忠清水使崔湖等死之閑山敗報

至朝野震駭 上召見備邊司諸臣問之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以爲方今之計唯復以李舜臣爲統制使乃可 上從之

○八月賊陷安陰黃石山城縣監郭䞭前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體察使李元翼以黃石爲湖嶺咽喉賊所必爭隷三邑兵命䞭守之賊至䞭督戰晝夜不懈城陷䞭踞胡床神色不變竟遇害二子履常履厚抱持罵賊賊並殺之䞭女嫁柳文虎文虎爲賊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

在耳今夫又被執吾何忍獨生遂自經死趙宗道以前郡守家居常曰吾是食祿之人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草間死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䞭同死○九月賊將行長義智等分道進兵圍南原城相持累日賊兵以薪草塡塹乘夜肉薄而登亂放飛丸城中大亂摠兵楊元與麾下數人潰圍而走僅以身免天兵及我師盡被斫殺摠兵中軍李新芳千摠蔣表毛承先接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

男防禦使吳應井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浩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求禮縣監李元春等皆死之○經理楊鎬使副摠兵解生等大敗賊兵于稷山賊自陷南原乘勝長驅進逼京畿經理楊鎬在平壤聞之馳入京城招提督責不戰之狀與提督定計密選騎士之精勇者使解生牛伯英楊登山頗貴領之迎擊于稷山解生等伏兵於稷山之素沙坪乘賊未及成列縱突騎擊之賊披靡而走死者甚多又遣游擊擺賽將二千騎繼之與四將合勢

追擊又破之是日經理提督請　上出視江
上人心洶懼士庶皆荷擔而立　內殿避兵
西幸及捷報至京中乃稍定○冬十月　上
幸興仁門外親迎　廟社主至于權設所行
焚香禮○十一月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引大
軍南下慶尚道鎬將行言于　上曰不佞將
舉兵南征願與國王偕往　上應口而諾翌
日　上與經理聯轡出城經理從險路躍馬
而去　上亦疾馳而及之容範安閒經理顧
笑曰王可與共事矣　上將下馬百官衛士

無一人追及者惟宣傳官柳承緒進而執鞫
及至江上經理固要 上還都 上乃還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二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三

宣祖朝十

戊戌三十一年春二月提督董一元劉綎領大軍渡江舟師提督陳璘領浙江水軍五百餘艘來泊唐津因下全羅道○三月游擊擺賽卒于軍 上聞之問于禮曹曰我國卿相之喪亦且停朝市天將之卒也不可無變常之節從速議處禮曹回啓曰此事非平時所宜有故國無定制令遵 聖敎起義定式則足以感泣亡靈激礪將士限二日停朝市爲當

然官職高下宜有定限自今游擊以上喪弁
依此例 上從之○夏四月時賊屯據南邊
民不得以時耕穫窮餓日甚皇朝運致山東
米以賑之○上下教曰臨海君珒承召時沈
醉誠極駭愕罷職○備邊司啓曰我國三面
濱海無處不產魚鹽民皆賴此以生若事有
統領區畫得宜則軍食亦將自此有裕矣朝
廷已有此議只患主管無人尚未施設請令
該司斯速講究而行之 答曰法令必待人而
行我國法非不美令非不善而未見其效只

貽其弊弊從法生如影隨形法反為影弊反
為形非徒無益或又害之小民嗷嗷不能措
手足此不可不察也如欲必行須得能幹其
事者任之不然或舉措乖當或憑公作弊侵
奪小民之所資則邦本顛矣雖有粟可得而
食乎○六月楊經理中軍彭友德招接伴使
李德馨密言曰主事丁應泰奏劾經理數其
二十罪其中五事亦干於貴國矣經理今將
上本求回經理之不幸亦貴國之不幸也翌
日德馨往見經理以慰之經理笑曰應泰之

心腸異於常人真可惡也諸將不能辦事我
欲以法鈐束而譊言至此作事亦難矣經理
上辭本請罷求回　上謂羣臣曰不可以此
陳奏　天朝且宜移洛軍門使之陳辨凡事
以直為壯吾　君明見萬里必無他虞矣○
舟師提督陳璘領水軍五百餘艘將下全羅
道　上幸銅雀江津以餞之○前議政府右
參贊成渾卒渾字浩原天分甚高德器早成
自童幼時服膺庭訓又嘗尊慕李滉而私淑
焉其為學以考亭為準則講明踐履交致其

功而於本源之地尤慥慥焉與李珥論四端七情理氣先後之說往復累千萬言多有先儒所未發者李珥嘗稱曰若論見解所到吾差有寸長操履敦確吾所不及云初以學行被薦屢以職名皆不就 上眷遇愈重召之不已渾力辭不獲雖間或赴都恒無久意歷計立朝日月不滿一歲壬辰之亂為李弘老所搆陷至是卒于坡山舊居學者稱為牛溪先生○秋七月以崔天健為陳奏使其奏文曰經理都察院伺候陪臣韓應寅啓稱本院

上疏辭職臣竊聞外間之言或說楊都爺被
丁主事參奏島山之役兵馬多致損傷匿不
以報麻都督亦並被參或說敘功不公功多
不錄或說經理提督與清正講和或說經理
築城朝鮮也是大錯或說倭奴原數不多經
理張皇瞞報兵糧當減雖未知其真的而聳
言漸播遠近疑惑臣竊念臣以覆亡禍敗之
餘無復有自振之勢而特蒙 皇上曲察小
邦悶迫之情洞燭倭奴兇狡之狀發兵運粮
皆出 睿斷盖嘗一捷於稷山而京城全賴

戱於青山而湖甸完三壓於島山而賊已褫魄矣臣感激洪造靡粉圖酬令者大軍齊集蓄銳待發臣方供給資糧行看廓清之舉不意撫臣楊鎬上疏辭職將離任西還臣始而疑中而訝終乃大駭其參疏所論雖不得詳窮據其流聞則多是情外不近之說亦有朝鮮人所言而通國之未曾知者也伏見撫臣楊鎬自膺簡命銳意東事與督臣邢玠按臣陳效協謀宣力殫竭思慮而勇往直前任怨敢為最其長處也且莅任多年諳委本國殘

敗之狀痛懲棍徒科擾之弊約已甚簡氷蘗自飭此則小邦三尺童子亦所歎服去年秋賊酋行長攻陷南原清正領大衆來會兇鋒已迫漢南都城之民魚駭鳥竄鎬單車疾驅冒入危城慰諭餘民申飭將士使人心依賴賊情畏沮遂却敵於談笑指揮之間都城得保今日皆其力也島山之役鎬以文職大官擐甲上陣暴露亮穴與提督及諸將勵氣督戰焚燒內外寨柵斬獲千餘級清正窮蹙一穴渴餒幾斃而不幸天雨急寒士卒多傷我

勢已疲而賊援大集固將有腹背受敵之患
鎬與麻貴密察事機宣令左次排選馬軍身
自爲殿即其事狀終始如此若征勦實績則
陪臣及諸將皆目見而知之功罪查覈自有
公論天日在上豈容虛誑臣於其時擬將勞
績具奏上聞鎬過執謹遜力寢其奏臣嘗以
是爲歎曾不料今日之論紛紜至此自古當
事之臣易招人議功罪之間難適衆情 聖
鑑孔昭明見萬里其是非虛實終必洞察奚
待臣之煩籲哉仍念羈縻之說爲伊計所中

屢致差了事機到今賊之情形益露臣之削弱滋甚若 天朝欲與之講和則非但敗目前之事而天下受其憂矣愚夫愚婦皆知其非曾謂楊鎬身當東事而不料此耶去年二月清正差一倭奴與被擄人假稱奉書提督探我虛實鎬即執倭奴送于南兵副將吳惟忠任其處置又於夏初行長遣朱元禮要時羅等托以講和潛圖緩兵有書於提督以下各衙門又有書於小邦禮曹鎬潛䕶其遺禮曹之書書辭可惡且緩我而待新兵乃伊之

奸計已事可戒鎬洞見此狀拘囚其使不發
其書將欲臨機行計取勝萬全今執此而罪
講和則亦寃矣昔我 太祖高皇帝賜小邦
勅書有曰王國與倭爲鄰京都及沿海地方
設築城子今小邦藩蔽東海而全慶爲小邦
門户必先設備利禦此寇鎬欲築城屯守以
規遠計此是經理職内要務乃以是爲罪而
錯疑小邦貽他日之患其亦與 高皇帝詔
諭旨意大相遠矣此賊東自蔚山西至順天
連營列屯九百餘里築城掘壕屯田積穀更

換舊兵添調精卒其志豈徒然哉賊之多寡
盛衰據此可知今乃謂倭衆本少要減兵糧
臣誠未知其定計之所在臣又聞此賊將以
秋初再調兵衆過海要與天兵厮殺明年秀
吉領大兵進犯遼左此正先發制人之秋茲
者流言一播軍政大變先者懈而思還後者
沮而不發倘伊賊詗此勢則抵掌相慶而起
念至于此寧不寒膽抑臣所深痛者大兵已
發矣糧餉已運矣犒方料理事務已有定計
臣自幸滅賊有期天不見祐事又敗意累年

經營皆將壞了萬一浮議未定邊情莫白則
臣之滅亡有不暇顧而竊恐天下大計自此
去矣○天朝罷經理楊鎬以萬世德代之鎬
將還 上出餞于弘濟院爲之泣鎬亦慘然
動容○提督劉綎引兵南下 上送之于銅
雀江上○八月統制使李舜臣大破賊兵于
康津之古今島舜臣與陳璘方宴聞賊欲襲
之使諸將整束以待俄而賊船大至舜臣自
領水軍突入賊中發火砲燒五十餘艘賊遂
遁○以右議政李元翼爲陳奏使其奏文略

曰臣以悶迫之情危急之狀前後吁籲而
聖恩寬大如父愛子有呼必應無願不遂以
至于今大兵已發糧餉已運天威遠暢聲勢
堂堂臣自幸滅賊有期深讎可雪自撫臣楊
鎬革任西回軍情懈弛兩南疑懼我勢先動
賊已乘之邊書告急朝到夕至目今事勢十
分危急而主管無人中外潰裂至於胡說傳
播遠近簧鼓或云和議將講或云兵糧當減
將士泮渙皆無固志人民驚惶若無所依夫
此賊之竊發非必因楊鎬之去而楊鎬之革

任適會於賊動之機以此人情攀慕洶洶靡定眷戀之心同出至誠夫豈有私於楊鎬而然哉特以楊鎬銳意討賊一力幹事庶幾鎬在則賊可滅耳蓋鎬之得此於小邦者實有其由去年秋賊逼漢南都城將潰鎬單車赴難談笑却賊再全邦命島山之戰爲將士倡擐甲上陣連日大捷幾縛淸酋即此二舉而小邦之信服者深矣觀其擔當東事晝夜焦勞任怨敢爲不避訾謗則鎬之受任盡悴者至矣憐愍小邦仁摩義礪法度嚴明軍兵畏

戢則鎬之約已律下者著矣至於親括運船董造軍械措置規畫日不暇給其發號施令皆有以大慰人心臣私切自幸賴此人而完事會不料今日之論遽至於此也况來茲日久經歷艱危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無不洞察賊之堅脆虛實將之賢否勇㤼無不周知威名爲醜虜所畏舉措爲東民所服而一朝忽見遞易夫外國事勢難易須經歷而後方悉狡倭形勢虛實須熟探而後方驗若此者豈能了於時月間乎假使撫臣所爲盡如叅奏

中所論猶當寬貸責成以圖結局事竣之後
徐議功罪亦未晩也況其所論皆是情外不
近者乎今者水陸大兵分道齊下先聲所及
湖南震動鎬方唾掌臨戎竟日舉事布置已
定規畫已成苟不乘此機會催兵督餉一大
懲創則雖欲省費苟完目前適以滋起後患
而天下受其禍此時用力又萬倍矣切迫之
情已申前奏 聖明之鑑想燭於萬里而憂
危之狀日急一日復此冐昧塵聒不止臣豈
爲一楊鎬哉○九月 上下教于政院曰今

見丁應泰參奏盖因我國之直言陳奏力救經理而為此洩憤之擧也予固知有此矣凡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但當為我之所當為若夫横逆之自外至者初非所慮吉凶禍福順受而已應泰之蹤不足以動予之一髮矣予為 天朝東藩之臣初為賊酋所賫擄義斥絕敗國亡家顛沛流離固守臣節如水之百折而必東萬死而不悔也目見姦孽横恣忠良受誣終必誤天下大計故不得不陳情力辨使吾 君洞照鬼蜮之肝肺予為楊經理

而死死有餘榮當含笑於地下矣自古世之
人平日稍有名字及其小人欺蔽其君枉害
忠良敗壞國家而慟於氣熖畏其中毒依阿
淟涊不出一言縮頸奔走於姦臣之頤下盡
喪其平生所守者予視之不啻如犬彘予不
忍為此態也設使 天朝如應泰之言六師
移之予將稽顙蹈舞寧有一悔乎嗟嗟瘝病
昏劣之臣自知己明前後屢乞就閑而不幸
以至於今日不得不遺恨於卿等也 聖旨
未下方在竢罪之中豈敢以藩王自處偃然

無異平日乎況百病叢身寧能久存亦何面
目接待天將乎自今凡諸機務令世子處決
接待等事亦令世子代行自是 上閉閤不
視朝領議政柳成龍等率百官啓曰國家不
幸意外之變又至於此讒人交構變亂黑白
自古而然然豈有如此之人者哉 皇上既
令科官弁勘則今日唯當泣血呼寃陳達於
給事衙門及軍門御史裴白其奸狀遣使陳
辨不可少緩此等處置必須汲汲稟裁而
聖教如此臣等將何以處之耶國家事至重

且大豈可因一奸人而不為其所當為使益至於不可收拾乎 上答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五倫而君臣之義居其一若於此而得罪則禽獸而已今予得引賊叛君之名人臣負此罪惡以何面目立於天地間乎卿等以此情勢哭訴於諸衙門且急遣使請辭藩位此外無他道理卿等勿為他言宗室大臣三司藝文館皆力爭久而後乃視事遂以右議政李恒福為陳奏使以遣之其奏文略曰日者賛畫丁應泰以築城一事搆臣以不

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去訖方
西望雪滌怵惕竢命繼而見本官第三䟽搆
揑小邦極其狼藉讀之未終心膓隆裂臣既
被此名誠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唯當
早伏王法以謝天下第以一死固甘而臣之
情事苟或有一毫之未白則生為逆臣死為
逆鬼地下之目亦不得瞑矣䟽中所論言亦
汚口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陳辨然　君父
之側固非妄言之地是非虛實此心難欺有
罪無罪　皇鑑在上臣請逐一條陳謹查日

本自高麗之季以至小邦之初䟦梁侵掠歲
為邊患東南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為榛莽先
臣康獻王力戰殲討僅能勘定而猶未能防
其竊發對馬一島最近於我其人利我互市
來款南邊因其納款許其往來其後日本諸
島之倭亦有因緣求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
之如蛇虺為生靈計遂許以關市以中其欲
或賜以米穀以悅其心於是有館待倭奴之
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紬米壽蘭僧之還付送
諭書即此也至正統年間因其來使嘗遣陪

臣申叔舟通諭而來蓋所以驗察彼中情形
盛衰強弱而仍探聽賊情報聞 天朝此固
有國之所不免而亦 天朝之所已知也惟
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年間倭寇上國仍掠小
邦濟州為小邦邊臣所得餘賊遁歸對馬島
小邦遣人諭島主拿送遂獻俘于 天朝嘉
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
黨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獻俘馘及所
搶唐人又於嘉靖癸丑丙辰年俱獲入犯之
倭節次獻俘屢蒙朝廷獎賞此皆小邦為

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以効藩屏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薺浦釜山鹽浦等地以為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探候賊倭聲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因緣結幕者商販潜接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即小邦鈐東之意亦可以見而其後漸成繁滋至正德庚午三浦之倭作亂

撥薺浦僉使李友曾小邦遂遣將勦滅三浦之無倭户今已八九十年今乃謂小邦令世居倭户往招諸倭起兵同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至於海東記略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地圖遂因其本稿附以小邦款待倭奴事例作一冊名為海東諸國記盖小邦與日本聲跡邈然只是來則不拒略為羈縻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後稍知其國事蹟因謄出一編以為異國之奇聞而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為陷人之奇貨

捃摭流聞揑造虗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
大書分書之事尤不足辨盖此書只因其國
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稱年號之下分註
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為 天朝
建元之幾年如曰嘉吉元年即正統六年云
者是也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註也加一
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故大書魯
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
疑於尊周之意乎況其國王關白皆書死尊
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稱 來朝而今乃謂

彼此相朝書中既云賜來而今乃謂鮮人納
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文之末何以揭
天朝成化紀元乎且序文則申叔舟第因其
書而泛論古昔待夷之道是不過一文人措
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瑣甚矣而今欲執
此而為罪案目之以輕藐中國豈不寃乎況
其書中所謂欺誑真偽變詐百端溪壑之慾
無窮小怫其意便發憤言地絕海隔難審情
偽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槩見至於稱

祖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
名號慕效中朝多有倣擬至我先臣康獻王
凡有干紀者一切釐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
嘗不謹以為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
金石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
蓋以臣民襲舊承訛猥加尊稱相沿而不知
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雖萬死
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
臣以來血心事上盡禮盡誠律用大明律曆
用大統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而天使之來

有迎詔儀陪臣之去有拜表禮正至 聖節
有望闕之禮率皆虔心精白肅敬將事一如
對越 天威以至各據文書公私簡牘皆奉
年號習爲恒式此蓋常經通義撑柱宇宙不
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智愚而皆知者也豈敢
以區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愆哉況玆者
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
說多入於中國小邦事蹟班班可見且七年
之間大小衙門及各營將官往來軍兵及買
賣商賈背項相望表裏無間小邦所爲纖芥

難掩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一水氷合之後漫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賣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聞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 天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小邦固當慎守其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革住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言之罔極至於是

乎最所寃痛者辛卯之春賊酋秀吉簒君稔
惡陰懷異圖遣使致書以探虛實賫以同逆
要以假道臣拒以大義斥絶其使即具奏馳
聞事蹟昭然令不必煩辨寧有引賊入内自
覆其國而爭地於　君父之邦者哉臣雖無
狀不至於狂惑喪心求之理近乎否耶若然
皇上緣何發十萬兵以援犯上之屬國小邦
緣何竭七年力以戰自招之倭賊然臣之得
此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歸抗
奏保留論議梢左激而至此然臣之意則只

以楊鎬久在小邦一心討賊小邦之人方倚
此而成功一朝受枉邊機將誤却恐大事漸
跌他議或間懇乞專任以畢天討是臣區區
保無他意臣失職辜恩方竢嚴譴尙安敢結
黨朋欺以重臣罪且賛畫東來亦膺 帝命
再疏三疏籌度何事督撫按鎮殆盡一網東
征將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詆斥且懼東事
之辜完務壞諸人之成績使軍情疑沮諸將
解體其主意所在蓋可知矣卽小邦滅亡已
不足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矣臣東藩

之外臣也迹不入於朝無毫髮之援所恃者
吾君也臣既至此生不如死環東土數千
里淪爲禽獸之區是臣不唯獲戾於　聖明
而又得罪於倫紀爲萬世之罪人得罪於祖
先爲一家之罪人得罪於臣民爲一國之罪
人縱使讎賊盡滅疆土盡復惡名在身持此
安歸伏願　聖明將臣所奏特下公庭另行
查辨事果是實亟正臣罪以肅王法如係寃
枉亟賜昭雪俾臣得以自立於天壤之間則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兵曹參議李廷龜

之製也○上覽而嘉之遂擢拜工曹參判爲
副使○行長築城于順天倭橋堅守不退劉
綎復進攻之李舜臣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
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沈安頓吾頓吾從水路
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
獲無數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
飛丸中其胸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
愼勿言我死言訖而絶舜臣兄子莞祕其死
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
船爲賊所圍莞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

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
撫膺大慟我軍與天兵聞舜臣死連營慟哭
朝廷贈右議政○冬十二月先是秀吉死家
康用事取諸將妻子為質收其軍還蔚山泗
川順天三路之賊皆渡海而去
己亥三十二年春正月以韓應寅為謝恩使如
京師為謝冊發兵糧終始拯濟兇賊敗退邦
域重恢事也○提督麻貴引軍還　上出幸
江上迎勞之是後諸將之還也　上輒迎之
於江上○二月監察御史陳效卒　上臨其

喪祭以大牢○三月陳璘露梁之戰總兵鄧
子龍力戰以死其喪自南至京 上親臨以
祭之○夏四月軍門邢玠率諸將西還 上
出餞于弘濟院玠奏留萬世德杜潛李承勛
等仍住王京從我國之請也○閏月陳奏使
李恒福等還自京師禮部回咨曰奉聖旨國
體軍情皆朝廷大事朕豈以一小臣私忿妄
許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君民泣籲苦
情丁應泰舉動乖謬威制勘科幾誤大事姑
着革職為民回籍聽戡候部移咨慰諭朝鮮

王俾知朕始終字恤德意仍令戒訓國人益堅恭順之節欽此合行移咨煩爲欽遵明旨安心釋慮力圖善後用光王業仰副 皇仁仍曉諭臣民咸使知 聖明洞然遠覽業有處分各宜恪修職業永矢忠誠毋得妄自疑畏有辜德意云

庚子三十三年夏六月戊戌 王妃朴氏薨始寢疾藥房以醫女愛鐘稍解文字術業優於其流請令入診 上曰聞愛鐘是娼女雖有軒歧之術不可出入於內庭也○秋九月經

理萬世德等與諸將撤軍回去

辛丑 三十四年春三月 上下教于政院曰亂前欲以春秋依綱目之制以左傳爲目以胡傳爲叢明方繕寫一二卷而遭亂中輟予每恨之令可依前式寫出以就予志但其卷帙頗多必多書寫人然後可以速完又必使邃於春秋者彙分類聚詳加證正俾無差謬○

上下教于禮曹曰恭懷嬪事予不忍言之因事變國家遑遑尚未立神主順懷世子亦無神主予偶思之泫然隨言零其令有司立主致

祭○夏五月錄扈從勳定以李恒福鄭崑壽爲元勳恒福啓曰大駕駐寧邊之日沈忠謙與臣請對自 上張燭而見臣等忠謙曰臣初勸 上北幸今聞恒福之言亦有理故請對耳當時登對之言自 上必當省記若非忠謙決策請對則大駕幾不向義州矣是夜自 上命臣出募諸臣之願從者臣遇洪進於門問所向進曰當隨駕臣故試其意設數條以難之進泣曰迂拙儒生縱使東還有何所爲不如得死於 君父之側又見李碅問

之碅曰何問爲臣曰今日　兩宮始分我欲
知公去就碅張目曰　君父所徃安問去就
又有人來傳武人韓淵者慷慨言家世以忠
義相傳遭亂不得隨　君父何面目歸見妻
孥寧赴戰而死臣聞而招問之果然乃與三
臣約此事只臣知之無人可證及至今日半
登鬼簿幽明雖隔舊義難忘獨臣過蒙奬賞
實不能自安於心而有愧於三臣况李德馨
之功實關機宜只以當初因公幹南下追及
平壤非自京扈從之類無人舉其名臣實惜

之 上答曰德馨之功予所知之只緣非初
從之人不錄於有司書啓中姑待定功妄欲
議之今此啓辭實獲我心方賊鋒長驅而至
也自請往諭以緩其勢至平壤單舸見虜諭
以利害此豈人人之所能爲乎非忘身徇國
者不能也且忠謙請對之說會所親知而如
進等願從之言今始得聞令人淚落旣以卿
爲元功此在卿酌處耳○選廉謹吏李元翼
柳成龍許潛李時彦等四人 上命大臣則
官其子潛等並加資○秋八月 上開筵同

知事李廷龜曰亂後田制蕩然無形量田雖
曰騷擾而臣意以爲不然京官下去則雖剛
明之人必不能詳察自今年收穫之後令其
邑宰巡審境內從實報聞然後發遣御史考
覈虛實如有隱漏者重治其守令則必不至
騷擾矣但此不可施之於一郡一縣必使八
路並行然後民役無輕重之偏矣當今最急
者無過於此大司憲成泳曰必須先正田案
然後量入爲出雖事大供上之事不可一從
平時規模繁文末節盡皆除去然後方可取

民有制矣前日諫院請罷尚方貿易自 上
快從之若因此擴以充之則何事不可爲也
躬行節儉愛養民力則恢復之道必由此出
壬寅三十五年冬十一月戶曹請採銀 上答
曰煑海鑄山欲以裕民足國意則善矣但利
源一開弊必影從三秋桂子等閑詩句尚能
起金虜立馬吳山之心況我國處處銀礦之
說流入敵國則安知無流涎投鞭之志乎即
今中朝太監分據十三省大開銀穴利盡錙
銖若令我國銀山之說聞於中朝設官開礦

如前朝行省之為則當此之時不敢知何以
處之乎大槩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
如減一事其勿舉行
奏疏 三十六年夏五月行判中樞府事鄭琢上
疏乞致仕 上下其議禮曹啓曰大夫七十
而致仕者乃是禮經而有德則君不許亦是
禮經蓋人臣筋力已衰之後不可強縻職事
而人君之不忍遽從其請亦終始優老之盛
意我國古制雖未詳知參以見聞亦有所傳
文武官致仕者有階秩給俸賜勑之典又有

給驛還鄉月給食米之敎前者故相沈守慶致仕而加致仕二字於本銜上引年請老是雖古禮今無可據之例云 上答曰禮經有致仕之文國典有致仕之法前代有致仕之制唯我國獨不行之似乖優老之意老者安之大夫懸車古之道也今琢退去其鄕仍乞致仕從其願恐無不可遂議于大臣竟從其請○六月忠淸監司柳根請修建百濟始祖温祚廟於稷山地 上從之○秋八月時御所有投石踰墻之變命退築宮墻備邊司啓

日時御所權設於閭閻今已十年其間虧損
苟且難以盡言在 聖上之心卧薪嘗膽之
不暇而群下之情夫豈一刻自安乎但今日
退築宮墻之役移之於修葺景福宮舊城則
彼有舊功而用力不多此爲無益而其役浩
大不特事勢爲然修葺舊闕亦是不可已之
事略設房屋如衛文公之茇舍于漕則孰不
爲宜乎曾聞 天朝人論說則亦多以遷擇
地而定處爲言矣 上命停退築宮墻之役
○九月對馬島倭請開市命二品以上會議

朝堂皆以爲我國與倭國義不共一天而經
亂十年尚且玩愒兵力人心無一可恃姑試
羈縻徐圖長策似合權時之宜尹根壽以爲
此賊之退專仗 天朝兵力今日通市一事
始不獲已則宜且陳可虞之情形奏聞 天
朝似爲合宜備局回啓請權宜處置姑緩凶
鋒事明白咨奏聽其裁處 上從之

甲辰 三十七年夏六月賓廳元勳及大臣啓曰
辛丑勘勳時扈從及征倭兩功臣分而爲二
壬寅秋始有合錄之意即稟旨改定今者言

官又請分錄其中削去者二十七人追錄鄭
運等亦當並削然則征倭武將所存者只李
舜臣權慄元均高彥伯四人而已如權應銖
之於永川有收復之功李億祺之於舟師趙
儆之於幸州有勝捷之功金時敏李光岳之
於晉州李廷馣之於延安皆有全城之功而
俱被削去他日武將之解體不可不慮壬辰
亂初中點在玉河館聞倭變踊哭請兵其後
大兵之出來者皆點之力而獨不得參此數
入等宜並仍存且兩功臣當初其數甚多故

定為四等今既分號請以三等勘定兵糧奏
請使臣亦移錄於征倭之勳　上從之（其後改扈從號為扈聖征倭號為宣武）大封功臣以自京城至義州
終始隨駕者為扈聖功臣以征倭諸將及兵
糧奏請使臣為宣武功臣以討平李夢鶴為
清難功臣皆分三等錫號有差○秋七月配
享楊經理于宣武祠　上下敎于備邊司曰
昔在丁酉南原既破賊兵長驅入民奔竄都
下驚潰楊經理自平壤兼程疾馳直入京城
指揮諸將分道擊賊賊遂敗逃恢復疆土此

其甚也且冰蘗清操一芥不取號令嚴明人莫敢犯不幸功未就而爲奸臣所搆陷古者立祠必有配享予欲以楊經理配于宣武祠可博采公論以啓大臣以下皆以爲可遂命配享而令冬至使求得其畫像而來○冬十月羣臣請上尊號 上答曰省覽啓辭涕淚先零安有此理予宗社一罪人也慙負天地臣民不可復冒大位而旣不能逃以至于今唯當以罪人自處當賊鋒北上之初力不能敵徒爲出奔之計欲歸死於父母之側矣邦

國之再造無非 皇上之恩將士之功願毋爲如此之言自是朝廷宗室三司政院藝文館日三陳請逾月 上許之上尊號曰至誠大義格天熙運

乙巳三十八年春正月設撰集廳命大提學柳根與海平府院君尹根壽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弘文館提學吳億齡藝文館提學申欽京畿監司李廷龜吏曹參判韓浚謙上護軍洪慶臣鄭協等抄選東人製作詩賦以進 上敎曰前朝之文則自有東文選可抄此外閒

巷間膽炙篇翰則人無不知且須收聚私稿可以就此役矣○三月忽刺温野人入寇陷達闌堡殺僉使全伯王而去北虞候成祐吉率留防軍數千夜渡江直擣虜屯乘其未備而擊敗之虜衆遂散收被擄男婦而還○惟政還自日本刷還我國男婦三千餘口〔甲辰春倭入摘智正来求通信朝廷命僧惟政往仍探賊情至是始還〕

丙午 三十九年夏四月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寧移咨以聞爲申酬厚儀事也其咨曰關酋肆逆神人共憤天亡驕虜海宇騰歡矧今

大朝神武大振貴國威靈更張則餘孽既行
勦滅凡爾醜虜莫不喪魄落膽日後豈復有
如匪茹之關酋間或逆萌敝國職在藩封誼
屬友邦自將猷念共分遥偵豫探馳奏　天
朝轉左右以聞幸無遠慮仍獻綿紬二十端
黃石紬十端花文紬十端土扇二百把癸卯年冬
至使宋駿自北京賫來至是付送回咨
及回禮物件於冬至使李尚信之行　○秋
九月時王子臨海君肆橫恣特甚　上下敎
歷舉肆狂悖之行仍令有司並還所奪奴婢
於其主所畜官妓於本州官奴之依憑作孽

者亦令法府治之爲諸王子戒

戊申 四十一年春二月朔戊午是日未時 上疾猝然危篤薨于貞陵洞行宮正殿是年六月葬健元陵西岡之穆陵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顯文毅武聖敬達孝廟號曰宣宗（光海復改宗稱祖）越明年 帝遣行人司行人熊化等賜謚昭敬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三